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九

袁

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己未進士由庶吉士為江甯縣知縣有小倉山房集

高歡字文泰論

馭唐鑑李德裕論

書柳子天說後

蔣心餘藏園詩序

遊丹霞記

遊桂林諸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適園蔣公傳

書魯亮儕

朱文端公神道碑

李晴江墓誌銘

十一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誌銘

十二

侯夷門墓誌銘

十三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文獻有歸愚文鈔

李逸民墓誌銘

十四

上大宗伯楊公書

十四

衛文節公奏議序

十五

復社紀事序

十六

遊焦山記

十七

雨中遊虞山記

十八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碑記

十八

明學博劉先生傳

十九

張孝子傳

二十

王氏兩孝子傳

二十一

周準

字敬萊號迂村江蘇長洲人有迂村文鈔

魯仲連論

二十三

宋論

二十三

滕笈叢書序

二十四

遊湖口石鐘山記

二十五

遊襄城山水記

二十五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二十五

發湖濱渡黃茅門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九

高歡宇文泰論

袁枚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鄰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于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為孔子。令人嗚呼。歡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父誨為防。其旁伺以干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醜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于萬一而已。然為田于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國莽而種之。則亦國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為世子時。見射棚。盡人形。責高隆之曰。棚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為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

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為憂，不以家法為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尚，而況乎真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昧昧然曰：「我但思報，不怨報也。」則清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為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為君子，牛既為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為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諉己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鐸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于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

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為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為非。故于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為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于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為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浙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孤絢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麗勳。捨麒麟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觀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于德裕而為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富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為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

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亮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美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忒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于人。猶人之于蟻乎。遺肉于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虎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辨論于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于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于天之下。而人為蟻禍福。人與天俱託于氣運之中。而天為人禍福。有時人為天所禍福。而并及于蟻。有時天地為氣運所禍福。而並及于人。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邈清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量。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真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

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返君家。君羣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迎留。手乞
乞然授口吃。吃然託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
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
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操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為之一空。如神獅怒躍。百獸
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
為輿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妒。且駭且卻走。且警悟。無不有也。然而學之
者。非折脅。即絕臍矣。非壺哨。即鼓僂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
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莖立。目長寸許。閑忠義事。慷慨欲赴。超人之急。若鷲鳥之
發。思繹寡耆艾。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頭屑延。
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聞

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沈不遷。及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
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我我而
升。安知不躡青雲。為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為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
身全。殘于形。不殘于神。其名圓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
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

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通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贊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粵。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峯下。別買小舟。沿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鏤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範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峯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窗相見別矣。右窗又來。前船相見別矣。後船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斜午惘恍。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脅裂一縫。如斜鋸開。人測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崖石而為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闕天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為啟閉。一夫持矛。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闊。鑿崖作溝。引水。僧廚甚巧。有僧坊在懸崖下。崖張高幕。吞覆之。其前羣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牛醜犀。犁軒幻人。鵠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銜窗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生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冢來。蹤從江口到此。地蟠蛇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

幾行。則五馬峯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為功也。第俯視太陡。不能無悸。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道警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為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闕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哺食後即于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煙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沈黑。竇渺以石為天。以沙為地。以深壑為池。以懸崖為幔。以石脚插地為柱。以橫石牽挂為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

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紫繞改險為平。別為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腎臟。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閩。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噬。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視者。疊者殺者。揖讓者。角闕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鶴九首。雞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咏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岸者屋。屋重者巖。隙皆環梁。迤邐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驚奔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臺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

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為羣礫所撲挾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足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為煙為霧為輕縹為玉塵為珠屑為琉璃絲為白楊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熾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眩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于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為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鍾鼓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畫讀詩易畫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為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屋。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懼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踰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為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硯。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蒼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乾隆己酉夏江甯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甯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為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煙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為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筴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間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起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襟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為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溼服旋即登隄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踴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杖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邊陲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為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尚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

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矣故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備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為己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為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為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睢淮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芻蕘身立于隄表率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沈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膽泮泮者祐我義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迥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辨香為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為休息公曰不然事煩及熟民命所關千金一刻請費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嗒然色阻夫役聞之蹕蹕起舞魚鱉為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漏才三鼓

天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維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主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寧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蓋易新名以垂無窮

適園蔣公傳

公諱堅字非礪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因童子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劍門。河洛諸郡。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繫繫牘可隱人。撫軍檄寄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邨。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瞋之一兒。覺異。拍髀者肩告之。眾咸喟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冀取鈎距。果將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羣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蟻樹鈎鉏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廩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罵。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羣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

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直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彊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避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逆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將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聞然在桶舟人員之納我園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園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盡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舍蛟突前脫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嘆喑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園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我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薄

券取視感泣數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公為負謀事繫獄慨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為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縻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寄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沉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緡其緡錢鏘鳴塗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還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捐館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乃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予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即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噫何其富於善也今之為公卿者生

國朝文匯

卷九

國學扶輪社印

赫赫死則叙恩榮數行。使灑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歸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書。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余輯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聲華大者。殆無遺焉。

書魯亮傳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于保定制府。坐甫定。聞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頰。白頰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于白下沈氏。縱論至于魯。坐客葛蘭橋先生曰。魯字亮傳。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為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聞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森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樂于士民。甫下車而庫廩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賜甚。具湯浴。我徑

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實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敕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數曰。奇男子。此

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若追疏。請賜契前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年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為質子于吳。吳王生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謚文端。冬十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塔。次子翰林院庶吉士璣。與機歸葬。剛日己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學。以增崇其致明。二臣者雖訐謔無聞。而要其能為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陲。靡不異音同歡。慶堯舜復生。然則公之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載。字若瞻。號可。

亭。世居江西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鐘。顙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湖廣潛江知縣。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為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宰相蒞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衝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榷老鹽倉。淤中小壘。渚夏蓋山。功成。氓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為經。以趙北口兩淀為咽喉。穹壤引泉。凹坻衛隄。溉田六千頃。其督賑陝西也。安流庸。禁過羅。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局。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味道。神識凝然。而於政。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為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難斯徒。跪洵涕力請。至於章三四上。黃門侍御皆叩舌瑟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閱其孝。重違其意。乃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之。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即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秘。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髮頽秃且盡。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虛已咨詢。公亦忘身徇國。竭芻蕘之思。卒以成疾而薨。其遺表曰。臣遭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國儲經費。焯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逆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於某鄉之某里。銘曰。

惟天以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思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為儒宗。禔躬何約。艾物何豐。孤終既協。陰陽

就宮。變醕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辟。倬倬銜銜。或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於太傅而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道表。惓惓君玉。身墜泉底。心立殿旁。暮謨說命。餘音琅琅。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旆常。葬於磽确。松柏九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以抗五嶽。

李晴江墓誌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于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鉉。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

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慙。不宜官。

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為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障滋水入海。又叙東郡川谷疏濬法。為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

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靡集。晴江不為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肺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譁然曰。公為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買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為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為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勅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為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于朝。足矣。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甚閭之耶。晴江仕三十年。率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再劾違例請難。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贖。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躓而復起。或廢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畫松竹蘭。

菊。感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文許。燭塞天橋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遂往鋪輿。綸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啞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宣抑不可。為古劍。為碩果。寧玉雪而孑孑。母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徽士程綿莊先生墓誌銘

有清徽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于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為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輻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于某某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

長老弱冠舉茂才。集闈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疑疑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舟棹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為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為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睡。而殷殷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翦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歎歎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宦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

流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如何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潸潸下也。先生本敝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板橋。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為壘。虎之懼人。以比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章為之立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毀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襍稊。立門外。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為礪。高文典冊。垂金繩。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礪其原志。所在冢旁。草生盡書帶。

侯夷門墓誌銘

予自汴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樂樂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僕音。目眈眈斜視。如深山怪松。礪礪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緒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于筆染。終於紙盡。揮霍脾睨。瞬息百變。每裘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

可愛。又如成相俛詩。窮却野曲。可解不解。而倣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為主簿。調江甯丞。曹進曹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呌。牕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曰戴頭上。折旋舞如風。僧疑為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與句。不能讀也。舉其曰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咎數輒。睨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眾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名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為奇語。遣抱厝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鬣其系。拗怒陸地。無所吐氣。以儒為戲。嶽峙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冷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李逸民墓誌銘

沈德潛

康熙丁巳歲。李逸民筠叟先生卒。年八十。越十三年庚午。葬先生於梅灣山萬池。字
圩。志石未立。迄今五十一年。先生孫恕。懼高行之湮也。屬草志銘。鐫諸石。先生名魁。
春。字元英。晚號筠叟。系章渠李氏。為前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炎以甥舅。為莫
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江左諸紳士。立門戶。縱情文酒。先生與潛忠論古
今節義事。皆裂髮誓。恨不能以諸生効死疆場間。會甲申變。思陵殉社稷。問至北向
號哭。家人知有死志。曰。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玉重死
而我生。我無以安。玉重魄。我益滋戾。收其骨。葬白公隄南。撫卹其家。福王南渡。後倡
同學呈請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諡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心等
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塾。時直指李公某按吳。重先生名。屏車騎。微服過訪。既相見。
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為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聞之堯稱則天。不屈願
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簾。今鴻已冥矣。弋人
猶不忘簾邪。願公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死耳。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
誤。又復誤人。知公必不為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
遂甯李如石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居吳門。往來無間。嘗致書先生。子性峭潔。君

亦不耐氛垢。二十年來。晦明風雨。悲歌情此。無日不共之。予固覺臭味之合。君不免土炭之嗜矣。云云。時先大父亦棄諸生。奉劉刺庵學博。避地陽城湖濱。歸故里。每之李長洲寓及先生家。先生以兄禮事先大父。三人會合。或終日默坐。或抗懷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名其齋曰竹隱。別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既老。杜門日誦楞嚴。豈一生心跡。不能自吐託之空門。以消其抑鬱耶。生平纂述甚富。經史子籍。及陰陽醫卜之書。多鉤纂注釋。鼎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三傳訂疑。痘科合璧。皆屬晚年刪定者。配沈氏官浦望族子。二長。洪次汝霖。吳庠生。孫四人。某某某。曾孫幾人。某某。絕長洲廩生。予家與李本世戚。而曾孫絕。又嘗受業於余。則銘先生者宜余。抑微顯聞幽。吾生素心也。銘曰。龍潛鳳遯。遯陽九。疵物激清心不朽。抱節後死對死友。幽堂杳杳閉已久。銘辭勒石四紀後。千秋論定在人口。嗚呼。有吳逸民李筠叟。

上大宗伯楊公書

某年月日。長洲諸生沈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

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即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為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薦賢能。振拔淹滯。為已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浴下。今

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為首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

天子恩為國家樹根本。繇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為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為。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當誦諸葛忠武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為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紜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徂於治安。月延歲遠。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蹢躅之象。未必不早伏於天氣晴和之時也。方

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潛地分濶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噴陳闕下同朝。論政之暇。其以是言商之乎。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驅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東國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潛得晏然山澤。歌咏太平。以為盛世之民。此區區之愧。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惟為國自愛。倍保崇重。謹再拜。

衛文節公奏議序

宋衛文節公後樂堂集對策劄疏書狀凡十卷。皆關係天人君國。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其人之挺然獨立。百折不回。洵有如金石之堅貞者。而宋史不為立傳。可怪也。公於孝宗淳熙中以廷試第一人及第。歷仕孝光甯三朝。始終一節。方其簽判鎮東任滿。除祕書省正字。屢進諫言。乞修省論人材。振紀綱。明賞罰。戒偷惰。共十餘疏。一無避忌。光宗踐祚。羣小登朝。宮闈妒悍。離隔重華。公以震雷雨電後。大雪繼作。應詔上封事。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有臣欺君。妻凌夫。外國謀中國。小人害君子之象。前後又十餘疏。光宗概不之省。甯宗朝。韓侂胄柄政。公斥居於外。不調者十年。當是時。羣小蛾集。程松劬妄求知。魯錠貢子授職。陳自强因塾師而躋次相。趙師異以鳴吠而得美官。蘇師旦賊吏也。而冒受節鉞。周筠隸卒也。而妄任戎鈴。內無根本之圖。漫

興北伐之議。公時已召還。上陳故事。謂金人大讐。必當復。然將不先擇。兵不素練。恐輕舉妄動。必致喪師辱國。侂冑可斬。累數千言。使甯宗早從其議。安內禦外。何至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倪圍於宿州。血流淮甸。軍殲乘陽。而後斬蘇師旦。遂陳自強。函侂冑之首。以謝金人耶。此千百年後。非公奏牘。猶抑塞憤懣而不平者也。且公所嫉惡者。姦佞。所表揚者。正人。前此侂冑以朱子為偽學。斥逐於外。至是公奏請召還。而朱子已卒。復移檄刊刻經書傳註。以垂永久。又奏請張子南軒。又奏舉真子西山為廉吏。此其好惡之正。深有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而非徒以懸直自鳴。附於汲黯之遺風者已。按宋南渡以後。廷對第一人。其策之可傳者。前有王龜齡。十朋。後有文信國天祥。公之對策於治亂安危之故。如燭照數計。不愧二公。況其一生文行。如此焯焯。而宋史逸之。人謂宋史太詳。吾謂詳者煩文。略者節目也。豈非秉筆者之羞哉。公文共五十卷。刻於有元年。久散佚。十四世孫楫。搢輯放失。共得十卷。屬子序之。餘尚有待搢輯。公名湜。字清叔。華亭人。後遷崑山。官資政殿學士。封吳郡開國伯。諡文節。追封秦國公。堂名後樂。志范文正公之志。可以想見其生平云。

復社紀事序

家慈鄉侍御。緝明季復社事始卒。凡正史稗史。及誌銘傳表。與夫故老遺聞。咸薈萃

焉其間維持社事與持撫社事者備列蓋以見君子小人如東西之背馳冰炭黑白之不能相入。今後之讀者可一覽而了然於心目也。按明季復社之興起於吳中顧麟士楊維斗子常張天如受先諾先生而雲間貴池金沙皖城浙西江西諸社僉會於吳初名應社後名復社激揚名聲互相題拂。霧會雲集駸駸及天下焉。原結社之始諸先生患神廟以後士之業制義者爭為裨販之學而其甚者旁出於險陂詭異之途以期苟得科名利祿而止於是斷斷講貫以經史為根柢以兩漢唐宋之文為繩尺而其要歸於修行立名無佞乎古先聖賢之訓其用心之公正固無戾於天下者也。後結納既廣聲名太高入主出奴投閒抵牾不肖者亦或竄身正學之中以營其私而紛紜羣小遂因樹其旗幟而與為敵其隙開於學士薦紳其漸及於在上之柄樞軸者至廟社既墟而清流之禍始得免焉。此甘陵南北以來及於東林鉤黨之獄而此又相繼而起者也。顧當其時社中諸君子以烏程溫相輩為小人而烏程溫相輩亦即以社中諸君子為小人彼此交訐未伸正論迄後事幾百年而小生儂薄刮已朽之骨而索其瘢者猶謂明代之亡緣於復社之黨噫嘻是何好議論而違於是非之實也。夫明代之所由亡者在乎宦豎擅權姦臣連結誅戮正士至於天變人怨而流寇乘之諸君子不幸而生當其時耳乃舍其根株之蠹而歸罪於清流是將

謂東漢之亡。不亡於外戚宦官。而亡於李膺陳蕃范滂張儉諸人也。邪。且夫高爵厚祿。人之所不學。俱欲者也。致命遂志。人之所濡忍難割者也。今考復社諸君子。其未得志者。浮沈於鄉貢士諸生之中。即已得進士第者。亦皆處閑散下秩。或請假歸田。而無急急進取之志。視小人中周之夔等。以一官為死生者何如。至於運丁陽九。如維斗楊彝仲夏卧子陳次尾吳千子艾諸先生。皆陷胸決脰。不欺其志。視阮大鍼蔡奕琛史堃輩。平居甘與正士為仇。戕賊宗社。計無復之。鼠竄麋奔。又或蒙面喪心。就於富貴者。苟非縱目四足之觀。無弗共唾而棄之矣。而用意刻薄者。流猶將左袒小人。齟齬君子。以取快一時之筆舌也。邪。雖復社之中。末路改節者。有周鍾一人。然此固諸君子之所不料。而後之論世者。亦不得因一人之汙。以累眾人之品也。蓉鄉之成是編也。一以紀前輩講論經學史學之盛。為世之務華絕根者勸焉。一以紀先正擔荷綱常名節之重。為世之頹頹委靡者振焉。一以紀諸君子分門別戶。過剛則折。為世之勇於立名。稜角峭厲者戒焉。而僉壬之伎害名流。至亡國敗家而不顧者。真如蘇子所云蛆蟲糞穢。有不足罵詈者矣。此蓉鄉成書之意也。若云收拾散佚。以資口耳之多。是亦說鈴危言之類而已。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遊焦山記

西津至焦山十數里。從順流而下。然中多洄漩。不利涉。象山至焦山。雖截流橫渡。然兩山相對不二里。無風濤之險。予與客自象山泛舟。雲開日曜。輕颺送帆。中流安閒。相顧不驚。移時舟達彼岸。山遠望如青螺。既至。知環嶺竹木。不露山骨。梵宮精廬。周遭蒼翠。與他山絕殊也。循山東麓沿緣而西。過枯木堂。藏經閣。迤邐至焦隱士祠。祠故在佛寺中。後移瘞鶴巖下。前太守退夫陳公。從江濱出瘞鶴銘。立於隱士祠側。以華陽隱君遺棄簪紱。與焦隱士後先相望也。西行少折。舉磴道而上。經三詔洞。升羅漢巖。路益高。徑益仄。石勢益奔峭。樹木輾轉。幾於無路。峰轉境開。倏復軒豁。久之登其巔。憩吸江亭。上雙峰閣。或云山與金山並峙。因名雙峰。或云是山之巔。中窪外突。上分兩峰。故云。憑閣而望。江流浩浩。山影層疊。飛鳥盡處。長空一氣。吳楚山川。想象其下。煙雲變滅。頃刻萬狀。誠江山偉觀。寓於目。通於心。而不能竟去也。古之遺榮不仕而終老巖穴者。其有樂於此耶。因與客談往事。山本名譙山。一名樵山。江淹宋之問有樵山詩。後人重焦先之隱。因易今名。山遂為焦先之山矣。夫先之三詔不出。以東漢之末。時無可為。故有託而逃於空虛之地也。而山之名待以增重。如此士君子生非明盛。而自審於進退間者。宜何如哉。同遊者真定魏先生亮工。公子仲文。崇寬甯夫。廣平冀君涵澤。王君冀寧。潤州焦君東園。時戊戌八月十六日。

雨中遊虞山記

虞山去吳城才百里。屢欲遊未果。辛丑秋將之江陰。舟行山下。望劍門入雲際。未及登。丙午春復之江陰。泊舟山麓。入吾谷。榜人詭云。距劍門二十里。仍未及登。壬子正月八日。偕張子少弋。葉生中理往遊。宿陶氏明晨。天欲雨。客無意往。予已治筇屐。不能阻。自城北沿緣六七里。入破山寺。唐常建詠詩處。今潭名空心。取詩中意也。遂從破龍澗而上。山脈怒坼。赭石從橫。神物爪角痕。時隱時露。相傳龍與神鬪。龍不勝。破其山而去。說近荒惑。然有跡象似可信。行四五里。漸失破山層折而度。越巒嶺。躋磴道。遂陟椒極。有土垠。硤礪疑古時冢。然無碑碣志誰某。升望海壇。東向凝睇。是時雲光黯黯。迷漫一色。莫辨瀛海。頃之遇雨。山有古寺。可駐足。得少休憩。雨歇。取徑而南。益露奇境。斷斷摩天。新絕中斷。兩崖相嶽如闕。斯闕如刃。斯立以劍。州大劍小。劍疑之肖其形也。側足延佇。不忍舍去。過山僧更問名勝處。僧指南為太公石室。南而西為招真宮。為讀書臺。西北為拂水巖。水下奔如虹。頽風逆旅。倒躍而上。上拂數十丈。又西有三沓石。石城石門。山後有石洞通海。時潛海物。人莫能名。予識其言。欲問道往遊。而雲之飛浮浮。風之來瀏瀏。時雨飄灑。沾衣漚漚。而予與客難暫留矣。少霽。自山之面下。困憊而歸。自是春陰連旬。不能更遊。噫嘻。虞山近在百里。兩經其下。未踐

遊履今之其地矣。又稍識面目。而幽邃窈窕。俱未探歷。心甚怏怏。然天下之境涉而即得。得而輒盡者。始焉欣欣。繼焉索索。欲求餘味而了不可得。而得之甚艱。且得半而止者。轉使人有無窮之思也。噫嘻。豈獨泰山也哉。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碑記

古今論宋南渡之失者。謂其偏安一隅。由於秦檜之相。其說固然。而不知其初由不用宗忠簡公之謀。以至此也。公當二帝北狩之後。整兵開封。感激誓戰。連敗金人。金人悉引去。公屢上疏。請高宗還京。謂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前後共二十四疏。何其忠且智也。從來圖大事者。必據其根本之地。亦必乘其方銳之時。京師根本之地也。喪君有君。人心踴躍。又方銳之時也。據根本之地。可以號召天下。乘方銳之氣。可使庸懦者變為義勇之人。唐肅宗中主也。當諸將收京以後。仍都長安。故其後賴眾人之功。卒滅安史。田單臨淄據吏也。因喪敗之餘。激怒齊人。卒以二邑之眾。復七十餘城於旦夕之間。由二事觀之。公之所請。殆兼之矣。且前此京城之陷。在乎兵不足戰也。公既守京城數十萬之兵。立具以公之忠義。固足以得眾心。而斯民感憤奮發。無不欲為公死。此正天下可為之機也。使高宗能用其謀。返駕舊都。內修政事。外固封疆。明告天下。誓欲復讐。

不三四年而侵疆可返二帝可歸又安有賊國事讐之辱哉迺不從其議聽奸臣之說而竄伏於東南之隅不待識者而知其不能有為也迨其後中原之地淪於偽齊民心志宋漸以久遠雖謀臣良將未嘗無人而欲從下流而挽之其勢有所倍難矣此豈天命使然耶抑人為之不臧有以致之也且公之謀又不始乎此始京城被圍康王開大元帥府公勸王直趨潭州次第進壘以解君父之圍既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徵諸道兵會京城使早從其說則京城并可不陷而二帝可免北行矣此尤忠與知決於最先者而皆沮於奸臣不得一行其志此忠臣義士所歎歎扼腕而無如何者也由是言之宋之偏安而不能有為者固由於秦檜之相而其初實繇不用忠簡公之謀以至於此斷斷然也公舉進士時對策中極言權臣不可任邊釁不可開國家禍患瞭如燭照考官惡其直抑置榜末則公之忠於事君智於料事其性生也與公去今五百餘年而天下重之一如生存潤人之祀公者久而彌虔邦之名臣俎豆匪懈理宜然也祠宇既久行就圯壞邦人謀所以新之既訖工請某為之記公名澤字汝霖先世義烏人後遷於潤州蘇京峴山麓官止東京留守諡忠簡公予唯公生平涖民之仁戰陳之勇知人之明用人之斷待物之誠以及前後奏疏愚任官爵生卒年月載在史官而其忠義之氣蓋天壤貫古今者過於小夫庸

人之口無庸備述也。唯以一人之謀係乎國家之興替安危者表而著之。使天下後世知南渡之偏安。終不用公之謀。以至於此。則凡忠智之士。忘其身爲天下謀者。可忽也哉。可忽也哉。

明學博劉先生傳

先生名永錫。字欽齋。號剝庵。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強之出。先生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耶。取壁上挂劍。欲自剄。門人抱持之。得解。羣移居陽城湖之濱。妻栗氏子臨女。身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食不繼。時不舉火。有道之衆者。非其人不受。時先大父亦避地陽城。定世外交。嘗登高邱。吊落日。相與歌泣。先生曰。茫茫宇宙。中路知己。乃在沈君。後先大父歸故里。先生求同志。士不得。益困憊。有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先生曰。我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義不可歸。命其子同老奴歸。謂祖宗邱墓。責在汝。麾之去。時歲荒。得食愈艱。每雜糠粃作飯。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先生未之長洲也。以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矣。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國家之變。翁家死生存亡不可知。留其身爲大人。

累無為也。遂自經死。前此其子同老奴歸。傷於盜。墜車折臂。歸即死。女死之日。問適至。先生既無家。買一破船。往來江湖間。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隨兮野荒荒。遂危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甚適。聞者哀之。某尚書念其窮。招之往。先生曰。尚書為靈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彼豈忘之耶。卒不往。志老而彌堅。後幾年。訖窮餓死。弟子徐晟。陳三島。友人陸澐。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晟字禎起。三島字鶴客。長洲人。澐字秋玉。常熟人。皆志士。澐無家。圖已象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沈子曰。予少時聞先大父談劉先生事。後偕沈君莊懷遊。見所撰劉逸民事畧。因本此作傳。嗟乎。勝朝之末。平日負盛名。食厚祿者。或苟於富貴矣。先生一舉博守。初志至死不變。古之入山蹈海者。何以加哉。

張孝子傳

孝子姓張。名士仁。字奉田。崑山雪莊里人也。後分為父文元母蔡氏孝子方六歲。母病篤。號泣籲天曰。願減兒壽。活我孃孃。叩頭流血不止。見者哀之。母氏病旋愈。年十三。與父同寢。父醉卧。有仇家預伏牀下。孝子忽心動。起剔鋸。仇露刀自牀下出。孝子呼父不應。遽以手當之。指欲墜。度不能免。乃涕泣延頸求代。仇感動。擲刀於地。呼其

父醒曰爾有此子吾不忍害爾也父惶遽如夢中良久始定兩人矢天日釋怨如平常時母歿孝子哀毀過禮三年中枕席間血痕斑然已而父娶後母李母性卞急小不可洗漬疊加孝子跪而解不得即不起母怒解乃起久之母化而慈亦撫之如己出孝子嘗於冬夜遇火災從鄰舍延及寢室倉黃中負其父出復冒火入負其後母母復抱幼子力既不勝煙焰迷目幾不能出忽返風回火俱無恙後父沒盡哀盡禮擇舍旁高敞地營墓每旦至暮椎胸慟哭聞哭聲鳥鳥飛下村巷俱感動繼母沒亦如之先是孝子父以力農為家漸起能恤其族黨里人然以不能遍及為恨至孝子治田尤有法度當昧爽督傭保趨田中力作蒔藝芸殖較勤他族每歲入倍於尋常家稍贏凡姻族婚嫁喪葬力不足者助之無力者代之隣里有以無業及急難告者應之至於賑饑者衣寒者藥病者棺殮者至老不少衰太史公謂淵澤而魚生山深而獸徃人富而仁義附焉然必多財者能好行其德孝子之衣食粗足而以勤周恤好施予稱承先志也撫異母弟教養婚娶遞衣公食析產時自取其庸者為妹擇對必得令年里中有與父母忤者孝子痛哭勸之其人感其誠卒悔恨終孝子身雪莊遠近罕有不孝聞者孝子早廢書故論事若不能言然不言躬行一時俱推讓為不可及當事行憲乞之典時論謂有孝有德盛世所重欲舉孝子以光大典孝子堅

謝之年八十五沒。同時崑山縉紳有賢聲者推徐京卿樹庸。徐每謂諸子曰。汝輩不必遠法古人。得如雪莊張君。我家有賢子弟矣。見重名哲如此子。一人師載國學生。喜藏書。亦有孝行。與予善。

沈子曰。予讀東漢史。有彭修者。年十五。與父遇盜。盜欲刃其父。修持其佩刀。求以身代。盜曰。此童子義士。愧謝而去。張孝子延頸求代時。事絕相類。彼豈知有彭修之行哉。情極忘身。古今一轍也。至躬行孝友。式化邦族。此當路之士所不能者。乃得之無名位人。於戲。豈非至性哉。

王氏兩孝子傳

孝子王氏諱逢吉。字汝從。後更名岫。別字石林。世為長洲荻扁人。移家郡城前。明光祿霖蒼公孫。文學仲美公子也。仲美公沒時。孝子纔六歲。擗踊哭泣如成人。未幾。李父叔逸公沒。王父光祿公相繼卒。母張夫人暨叔母張並守苦節。家食貧。孝子艱難困苦中。刻意向學。年十八。為邑諸生。有聲於時。當是時。值思陵末葉。寇賊蟻聚。歲荒旱。內外臣無救時策。惟分門戶。重報復。孝子曰。時事至此。我能隨燕雀處堂者。競科名得失乎。偕從弟茂林隱於醫。可活人。兼收微直。供堂上甘旨。且亦兩節母意也。歲甲申。流寇陷京師。又明年。大兵渡江。天下始鼎定。人服其先見云。方明祚之既覆。

國朝文匯

卷九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也江以南未定土寇四起孝子蒼黃中負母避難踰垣出破面折足棲隱村舍一夕數驚全家幾瀕於危賴王師下江南迄以無恙時父棺未葬鄰人火將延及孝子負母出復冒火入無計舁父棺撫棺慟誓與俱焚適反風迴火棺與孝子俱得保全後奉母徙居葦莊不入城市以醫業終吳中業醫者率視貴賤貧富而緩急之孝子請即赴風雨無間晝攜囊出夜負米歸一室中融融藹藹天倫之樂不以三公換也母老病末卧不起孝子殫心力侍疾恨不以身代母沒哀毀過情既葬廬於墓側每天寒月黑淒風苦雨孝子拊膺慟哭聞者悲感曰王孝子哭聲也三年有如一日記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知者可以觀理焉彊者可以觀志焉今於孝子益信弟茂林沒經理其喪事叔母如母撫姪如子至既老不衰年八十二歿子三人長子亦以孝聞

王端臣一字緘齋諱家瓚少歲多讀書工晉唐人楷法然承先人志弗為科第計也家有瘠田數畝悉讓兩弟父故名醫年既老倦於治病端臣繼其業貴藥為法務濟人不計利一如其父遠道當帶星往還得少直奉二人濟聽見者識其藥囊稱小王孝子別於老王孝子故云嘗昏夜歸葦莊以歧路誤趨湖北前臨河遇盜躡其後孝子一躍過之盜阻於河返又嘗猝遇暴風亟歸省舟覆同舟多沈溺孝子獨不死鬼

神異物。若或相之者。然兩弟早沒。婦俱守志。以二子分嗣之。撫兩孤姪女如己。出長姊適馬氏。夫婦沒撫其幼孤。既長為之受室。并分給家業。曲體父母心也。母病。偕其配周奉侍。不辭。忘寢食。歲餘。幾不知天地日月風雨寒暑。母沒三年中。淚漬衾褥。俱浥爛然。夜輒飲泣。不欲令父知也。父歿時。年五十餘矣。哭泣如兒時。血枯骨立。葬後廬墓與父同。既老。嘗與兒輩述先德及祖母叔祖母并兩弟婦苦節。以家貧未獲請旌。為恨。易簣前。猶書兩世雙節四字付其子。曰。我死不瞑目在此也。越一日。沒年六十有六。後二十年。

世宗憲皇帝詔窮崖幽隱山陬海濱節孝。得以上陳王氏四節俱受。旌門之典。孝子目於是得瞑地下。子淮長洲生。孫岱東庚午舉人。

舊史氏曰。孝順德亦庸德。凡為人子所當盡者也。然自世風不古。欲熾理燧。賈生所云。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其荼。立而諄語者。比比是矣。得王氏之孝。以風之。薄俗庶乎可回也。又節母之後代生孝子。烏頭綽楔。榮及一門。若天地清明正大之氣。萃於祖孫父子。姑媳姊妹間者。後之人不替前德。而崇之。王氏之興。其未有艾乎。

魯仲連論

周準

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所不肯為者。非徒撓取一時之虛譽。實欲使兆庶蒙其利益也。若其無所益於天下。而惟競視爵賞為高。其賢於術士者幾何哉。在昔魯連射書。黃將而田單遂收聊城。屠其衆。人謂功皆由連所致。顧我獨怪聊城受屠。連實身與其間。而絕無一言以規正其失也。且夫單之終收聊城也。此必然之勢也。特遲速異耳。所爭在遲速之間。猶必沾沾射書是殺。以邀一日之功。連之為單謀也。可謂甚切。而曾不聞引之於道。喻之於仁。忽使舉城之人。竟無辜而受戮。所謂天下士者。不應若此。曩使勸之以行王道。教之以不嗜殺。則遠近歸心。利澤施於無窮。彼燕將之書。雖不作可也。或謂單方盛怒聊城之久不下。并遽其怒於衆。連即有言。亦必不聽。是不然。夫單即盛怒乎聊城。而實心服乎連。彼伐狄一舉。必親咨於仲子。是其服之者至矣。以心服之人而勸之以仁者之事。庸有憚而不為者。連特不教之為耳。蘇子由稱連辨過儀秦。而縱橫之利不入其心。是徒有見於策士之陋習。而遂以彼為賢馬耳。其實仁義之道。連固茫乎其未之聞也。觀於義不帝秦之言。其所以折服新垣衍者。類不出於功利之術。則其為田單謀者。自不知有賢聖之道。事固有即此而見彼者。其為人之素所挾持。從可識矣。然則世稱連排難解紛。而功成頃刻者。竟一無可

國朝文匯

卷九

三

國學扶輪社印

取乎曰非也彼可取者特此一節也嗟夫若仲連者固戰國之奇士而亦三代之罪人也

宋論

嘗讀顧濱商論謂商之立國以峻嚴嚴厲周之立國以優柔和易嚴厲者能強而不能久優柔者能久而不能強以物之強者易折而柔忍者可永存也嗟乎果若斯言是欲國祚之久長反以優柔為貴也不知積弱之後則欺凌者交至鮮有不繼之以亡者夫亦未始平心察理以究前史之得失而已矣蓋一代之興作法於強其後猶弱作法於弱後豈可復問乎故必操刑賞之權積威重之勢使內之軍衛足當天下之半以為禁亂之具而後京師之勢重亦使小之郡縣悉有股肱爪牙以為朝廷之援而後不測之患消此王者之所以統馭天下制人而不受制於人之善術也唐之末季藩鎮驕恣終為國患不可謂非失於駕馭所致然此亦由天寶之亂禁兵外出不足以制之遂積漸至於不可禦耳非謂藩鎮之重必不可使俯首盡力為我用也宋懲其弊至於盡收外臣之柄而以文臣知州事復設通判以統軍民之政始之以懼人之逼而盡棄其所恃終之以所恃既失而益至於委靡防其為害而適喪其利此何異於畏舟楫之覆溺而遂欲棄舟楫之利恐車馬之顛躓而遽欲廢車馬之用

也其亦貽謀之未遠矣。且宋當太祖太宗之際。雖曰天下治安。猶非可弛武備之日也。有夏人以相窺伺。復有契丹頻見侵凌。正宜留心訓練。專尚神武。庶有以作其褻惰之氣。而無孱弱不振之憂。顧我考諸宋史。惟乾德三年。一選諸道兵入補禁衛。至雍熙中。將有事用武。又募兵諸州矣。嗟乎。當創造之日。而武事之廢弛。遽至此耶。以君明臣良之時。猶委靡不振。若此。何責乎後世耶。宜乎疆場不靖。終宋世無甯歲也。吾嘗論唐宗宋祖。皆開創英明主也。然唐之貞觀。四夷賓服。猶命統軍為折衝都尉。於諸道則置府六百有餘。關內置府二百六十有餘。武備之重如此。故能威震中外。使天下罔敢覬覦。宋之興也。意在息民。遂弛武事。不知武事弛而後。遂無自振之理。此何待靖康而後。乃始歎中原之蹂躪哉。蓋即端拱初。涿易諸州。相繼陷沒。已有如入無人之境者矣。曩使遠為邊疆之慮。內而置禁兵以自衛。使不至有孤立之勢。外而推心腹於股肱。使足以制僭程之難。吾知敵國將引退之不暇。安得有肆無所忌。如當日者。昔趙用李牧備邊。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宋雖弱。顧不得比於趙耶。惟其先自即於弱。所以敵莫之畏。古稱歷代兵威。宋最弱矣。詎不信哉。故夫引前代為鑒。而不深權乎事理之宜。未有不以病其國。及其子孫者也。始皇懲封建之失。而二世遂有陳涉之難。光武懲三公權重之失。而後嗣卒有宦寺之禍。皆所謂事異而失均者。

也。君子觀於宋世軍旅之事。不禁三歎息焉。夫自古有胡患者。前則有晉。後則有宋。晉之患。始於以劉淵為左部帥。北亂之萌。其機甚微。當時君臣無遠慮。故無能預為之備。若夫宋之有遼患。眾所共覩者也。吾竊怪宋初以明良際會之日。而其國勢不振。早與晉統有相似也。開創之始。而為猷不遠。安得復繼漢唐一統之盛。國不可以自立於弱洵哉。

藤笈叢書序

藤笈叢書者。吾友陳子恥庵所作也。恥庵與予居同里。同為吳人。曷為不以里居志其彙。蓋悉以藤笈統之也。曷為以藤笈統之。恥庵曰。予雖吳人。實東西南北人也。計予平生吟咏。多在驛程川路。與夫旅館傳舍之際。外此所作。什不得一二。予曰。是則然矣。始予與恥庵居同里。衡宇相望。既而予自甫里移居臨頓。恥庵亦卜宅郡內。與予居止。仍近在咫尺。天下踪跡之密。宜莫如予與恥庵者。然屈指三十年來。其間春秋佳日。得相追逐。嘯歌吟咏。以適所願者。纔三四年耳。外此則皆驛程川路旅館傳舍之年。而恥庵行且老矣。慎所守而不阿。故甯甘心不遇如故。又以舊業已廢。求一息足而不可得。此恥庵所為。每向予道。疇昔而不禁慷慨歎歎者也。嘗試取其踪跡。離合計之。方予未識恥庵時。先之以客秦。既識恥庵。後繼之以客齊魯。則是而後客。

曹南客粵客淮客燕趙山川所歷五岳且居其四而恥庵亦遂於其間遍識天下賢豪天下賢豪亦往往重恥庵才稱道不置口恥庵豈猶吳人也哉實東西南北人也雖然恥庵老矣間與之相遇於酒間顏色憔悴英氣亦且斂藏水源木本將必思返其始恥庵豈終為東西南北人哉故吾吳人也行見買田長洲之苑以息其躬以與二三知己相往還以編次其向所著述以待後之知子雲者予之為恥庵願實自茲始

遊湖口石鐘山記

九江之水入於湖而彌廣其二水合流處帆檣競集是為湖口縣城城根有石壁插江洪坡公記所謂石鐘山者是也予南遊入楚徑其下愛其怪偉參錯若奔若墮又值落霞四照紫翠交映彌賞翫不能去遂經宿焉詰旦抵其麓雉堞襟帶迤邐而行至湖音庵庵據危石上林木蔥蒨陰映半江寺僧見予來為擊厓石數處音響絕殊稍憩復窮其巔石益奇險峭拔下臨無極不必風濤洶湧而微波鼓浪自然成聲絕頂有江聲聞據險爭勝憑闌一望則廬山五老隱現雲端出沒無定態予俯聽江聲還坐山石尋思坡公所見猶為知之未盡蓋是山石質輕清又復空中多竅所以風水相值獨鏘鏘若金奏不然彼沿江一帶壁立千仞者微波皆得而入也何以噌吰

窾坎鏗鞳之音。獨屬茲山也哉。時己丑七月十八日記。

遊襄城山水記

至樊城之次日。予獨遊漢上。見隔岸襄山蒼翠。心異之。遂泛乎江流。達乎隄下。紆迴以歷乎城西。郡舊號繁華。然歷代用武。地當衝要。兵火之餘。風景寥落。距郭西里許。有水橫出山下。曰檀溪。相傳昭烈為追騎所困。至溪乘的盧一躍而過。今水不盈尺。不能容小舟。陵谷變遷。事固有不可知者。踰溪而行。石徑委折。攢巖迴合之中。有寺適當其缺。前皆灌莽叢伏。澗流細注於溪石間。幽邃淒清。殊異耳目。恒境臨溪有山。盤據曰九宮。升崖極眺。心共江遠。荆帆乍迴。隱現島外。沿溪而南。直達漢畢道。傍有碑孤立。曰唐工部郎杜甫故里。自是前行為峴山。山麓有羊太傅廟。自是又沿峴潭南折。至習家池。池據峴山之曲。最為襄州勝地。池方廣不盈丈。清鑑毫髮。旁有館曰鳳泉。有亭曰觴詠。四隅巖岫繚繞。石林之氣。雲鶴之影。交暈潭上。時日已暮。仍取故道而返。少頃泛乎中流。遙看鹿門殘照。隱隱沈於江岸。與丹霞嵐翠相掩映。未嘗不歎此境可望不可即也。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沿石城迤邐而行。約里許。得清涼淨域。即古所稱興教寺也。寺據石頭山上。紺壁青

崖掩映如畫。相傳南唐李主於此避暑。至今石畔多竹。猶其遺也。造其巖所見彌曠。平沙殘照。上接嵐光。木末歸帆。忽落雲外。少頃復出寺門。下山麓緣坡而東。境益深窅。柳岸藤蹊。屢失道路。道左多流泉。屈曲悉入於潭。多生菱芡芙蓉之屬。潭傍四山環繞。山坡有靈應觀。俯臨潭水。據石危坐。則碧澗之煙。叢篁之色。俱搖蕩潭影間。莫可訖其幽致。按江乘地記云。吳之石頭猶楚之九疑。沈丈方舟亦謂茲山之勝。甲於金陵城內。故為文聊記其畧。世有好遊者。知亦將有樂乎此也。

發湖濱渡黃茅門記

自貴相達胥口。有二道。一循香山。挈舟而行。皆小徑。遭水澗牽挽甚艱。一沿法華漁洋。抵黃茅山下。遇風則湖水衝激。徑道險絕。甲辰春予雲阻實相寺。明旦晴雲彌望。商所以取逕者。廼涉險以入於湖。萬峰如筍。倒影波底。山皆梅林。點綴隨雲。露為斷續。餘雲照其間。清景欲絕。其沿岸諸山。則若連橋巨艦。逆流而來。隨波振盪。綿亘至數里外。與對岸長沙山相抗。有若門然。舟子顧望而恐。鼓柁而上。自辰及午。訖不得渡。俄而櫓轉風迴。一瀉直下。迴顧沿岸諸山。忽在船尾。同舟者共驚歎為快事。噫。以湖山之勝。更值風日晴美。其為騷人韻士所神往者。屢矣。豈知風水相適。則山益顯其龍嵒。水益形其潏潏。雲物往來。悉助奇勝。而吾以觸險得之。豈偶然乎。書其事所

國朝文淵

卷九

以志所遭之奇也

二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

顧成志

字心勿號治齋江蘇太倉人諸生

支雪樵傳

一

裴日修

字叔度號漫士江西新建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文達有裴文達集

治河論上

二

治河論中

二

治河論下

三

陳恕堂觀察傳

四

楊

鶴字子安陝西潼關人乾隆己未進士官知縣先薦沈博有題雲樓集

桃李園記

五

胡靜庵墓誌銘

五

原慕齋墓誌銘

六

凌樹屏

字保釐號絳亭浙江烏程人乾隆己未進士官知縣有松蘿齋集

明思宗論

八

閔孝廉傳

九

姚世鈺

字玉我號菴田浙江歸安人諸生著有扇守齋遺稿

答沈蕙園論行狀書

十

蓮花莊圖記

十

月湖丙舍圖記

十一

御史沈公傳代

十二

鞠遜行

號未詳山東海陽人乾隆己未進士

胡孝子傳

十五

許朝

號紅橋江蘇昭文人乾隆己未進士宦齊南府通判有文集鈔本

謝孝子傳

十六

李貞女傳

十七

齊貞女傳

十八

歐君丹臣墓表

十九

法坤宏

字直方號鏡野一號迂齋山東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官大興寺評事有鏡野文集

書濰縣知縣鄭板橋事

二十一

春秋取義測序

二十一

弗如子遺文序

二十二

辛氏族譜序

二十二

燕市小編敘

二十三

叙次宗譜例言

二十三

濂洛風雅書後

二十四

書義僕祝曰三事

二十四

嘯莊先生傳

二十五

文學李大標傳

二十五

張孺人墓誌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十

支雪樵傳

顧成志

雪樵先生姓支氏先世籍崑山曾大父始遷太倉為州人州分縣鎮洋先生為縣學生名元福字玉山自號菊庵晚又號雪樵其品清雅孤高人以為稱老屋在市先生居之翛然若深山中入其室几案整列筆研卷籍楚楚無點塵不妄交少與塘南王宜秋善至老無間宜秋名諸與先生意趣略同先生好畫宜秋好篆刻兩人皆能詩時唱和善寫意興不為苦吟舉子業非其好也先生不苟然諾取與介然當曰橋持流俗當屬吾輩東鄰一僕婦橫死死有故其主慮人洩之各有餽及先生笑謝曰支玉山不取不義錢也餽者慙而退遇物曠然無城府率意徑行亦不飾邊幅家故業估從二三販繒者躑躅市肆間不嫌也喜觀古書畫時遊高臺巨闕如蓬戶宜秋亦有清操家貧甚不干人嘗以藝應人請然少不合輒拂衣去一宦家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艷然也使者曰而主視我何等耶遂不復往其負氣如此先生為人自哲美鬚髯戲戴笠望之若風塵外人宜秋長身挺然稜稜瘦骨衣外可捫也長先生二歲而特健先生病時往省之然其卒先五月先生卒以九月八日年七十六惟一女族澗盡竟無後之者弟經紀其喪宜秋尤號慟惟一老妻可悲也宜秋篆刻師王寄亭先

生具體而微先生盡無所師。興至潑墨有米倪遺趣里中時時乞之他日當有傳者。然此小遊豈足為先生重哉。論曰雪樵與宜秋同志操窮獨又同傳雪樵忍遺宜秋哉。同里復有陳漢儒鴻善寫真趙鴻儀震工楷書雪樵皆交之亦有守而皆無子數子以窮布衣蹢躅涼涼里巷間習焉不甚重由今以觀可不謂獨者哉士固有被褐而懷玉者而人目不能見微徒以為褐之父耳噫。

治河論上

裴日修

四潰之為害者莫如河。欲祛其害而害彌甚者莫如治河。予以為河非能害人也。人害之也。河非難治也。治河者以難相恤也。人之言曰。河決關天意。又曰。自古無不患之河。然而禹導河歸直。治入海七百餘年。無河患。東漢永平中。王景導河。從千乘入海。亦八百餘年。無河患。則河決未可以言天意。河患未始不可以人力制也。尚書舜典記功曰。濬川。孟子稱禹治水曰。疏九河。然則治河至策疏與濬而已矣。疏分也。濬深也。河流黃濁。不深則淤。不可除。河性橫而身窄。不分則決。不可止。而議者不察曰。隄曰塞。嗚乎。壅其下而隄其上。激其怒而塞其決。以障之者。順之。獨不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乎。且夫河之所以必疏且濬者何也。曰。黃濁非江漢淮濟比也。性橫身窄。非江比也。如使不濁不橫不窄。何為其必疏且濬也。蓋嘗統河之源流而詳考之。河自巴顏喀拉山東。經星宿海。至九渡河。千餘里。源固清也。自九渡河東。凡五百餘里。稍受濁流。而水漸濁。又經託羅海崑崙。而河州甯夏榆林。計六十餘里。受無數濁流。則又濁。又南行千餘里。至華陰。受園水及汾涇等濁流。則又濁。合數千百濁流會於一。而濁乃甚矣。然而雍之三面。少衝潰之患。何也。龍門逆上。濁未甚。多高山大嶺以障之。其下雖甚濁。而洪濤迅疾。挾泥沙以南奔焉。故雖有小患。不為害也。由華陰而孟

津太行底柱之間。河猶無恙。由鞏洛而東北。平原廣野。河乃難制。何者。土質不堅。無山無湖。平時黃流寬緩。濁淖下積。積日久。壅日淺。及乎三汎水猛。性加震盪。不能有數十里之身以容之。奈之何不溢且潰哉。於是溢而隄之。潰而塞之。愈溢愈隄。愈潰愈塞。水無所泄。壅高出民屋。幾何不盡沿河之民而魚鼈之也。是故禹知其然。鑿父之失而決而濬之。以為濬之猶未也。又必釀二渠并疏為九。以入海焉。此所以歷七百餘年無患也。東漢王景引河歸千乘德棣之間。亦播為八偶合禹跡。此所以亦八百餘年無患也。河流順軌。田廬安固。國用不耗。施及無窮。故曰疏與濬。治河至策也。曰。賈讓上策何如。曰。徒放河使北入海。日久澱高。水仍逆行耳。惟合其中策。多穿濬渠。時清其淤。庶追禹功而永保無患。是亦疏濬兼施之意也。

治河論中

天下有一定之法。可以定不定。無一定之法。不可以定有定。是故天象難定也。置閘與差而歲定。鐘律難定也。有中柁泰而黃鐘定。河之遷徙難定也。有大禹疏濬之法。而河定難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導之歸北。非徒以疏與濬也。予曰。不然。河雖濁。水性固就下也。可以北不必於北。可以南不必於南。奚以明其然也。自有天地。即有河。陶唐以前。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其北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載之

績弗成。禹相度治之。適經於北。遂導於北。然而禹第疏之濬之而已。既不能必後人遵其法。即不能必後之河常北也。抑聞之酈道元云。禹塞湮水於滎陽。引河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當時已不盡北。至商仲丁。河決商邱。則分睪入淮。以歸海矣。河。夏甲決。則又分類以入淮矣。武乙汎偃師。則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則自禹導河七。百餘年後。河且數南。固不獨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議者弗深考。輒曰南歸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既不別於南北。圖說稱由徐揚歸海。河自順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勢知之。非可以人力強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歸海者四。北大陸北之南。渤海東之北。千乘東之南。安東西漢及周宋以來。河患劇矣。然溢而北者。不過信都而北。決而南者。北之南館陶。又其南頓邱。又其南濮陽。又其南定陶。每決則南徙。然則河之所欲趨者。可知矣。禹之導河也。澶相以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殺之。故河安於北。九河塞而河乃南。遷今。誠祖禹之法。河雖由南歸海可也。違禹之法。合萬餘里之水。匯於一。以委之河。雖由北歸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嘵嘵於南北之異道。亦見其闇於勢而昧於理也。

治河論下

武曰。往年朱家海圻。淮揚被害。議者欲通河入沁。合衛歸北。以圖復禹故道。此誠禦

災之良策也。而子以南歸為可。毋乃貽譏於識者乎。予曰。然。子以為河在南。淮揚被害。河在北。而恩冀德滄深瀛之間。獨不被害乎。淮揚被害。則導之北。恩冀等州被害。將又導之南乎。夫冀充土疏河之淤墊。北易於南。河之衝決為害。北更甚於南。商周無論已。西漢而後。決溢何可勝數。其甚者如漢元光之汎郡十六。鴻嘉之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周顯德之大決楊劉。宋乾德之水被七州。熙甯之灌郡縣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慘者乎。且衛至德州東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衛。漳汶合而衛不能容。議者現請鮑家嘴諸水所會。旁邑堪虞。若復益之以河。吾見其害之什伯於漢周末也。雖加寬深之功。無解暴決之患。非河獨異於北。蓋冀充之土使然也。曰。然則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於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經必淤。河淤已難治矣。又兼治所經之淤。不重難乎。是故分於潁則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之民危。分於渦則亳州蒙城懷遠之民危。分於睢則蕭宿靈壁睢甯虹泗盱眙之民危。或至洪澤溢高堰決。則江北淮南盡危。故曰。雖分流於淮猶不可也。况合淮乎。蓋當熟計而諦思之。安東海州沭陽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即昔之石梁湖也。西距沭陽。東逼東海。約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其黃河東歸之正道乎。誠由清河北境。導河達湖。由湖東鹽河左。開數支河以播於海。上溯九河八

河之遺法。是所謂疏也。由是歲濬之為常。又由下游而上游。開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里至七八里不等。廣其旁使水深有所容。深其中使水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歸。而無泛溢之患乎。因湖而功力省。別淮而清濁分。其詳別具於策。

陳恕堂觀察傳

君諱守誠。字伯常。號恕堂。世為建昌新城之中田里人。祖贈資政大夫世爵。父進士道生。君兄弟五人。君為長。以入資授浙江金衢嚴分巡道。年四十。卒於家。娶夫人魯氏。後君十日。以哀卒。予始識君。由予姊婿夏檀園先生。檀園之言曰。伯常天資高邁。人也。十餘歲。即從余學。當是時。資政公以寒素起家。比封君。業日以殖。而進士君方銳志讀書。一意闢閭閻源流之學。君則翹然以經世材自負。資政公既篤愛之。進士君教以謙退禮讓。不越矩度。故伯常才足以有為。而不至於踴躍卒底於用者。其祖若父交成之也。方檀園謁選入都。君從之北來。乾隆丙子。赴京兆試。不售。乃援例出仕於浙。在任三年。以憂歸。遂不復出。又四年乃卒。此十餘年中。同從遊通音問者數矣。予益習君之為人。得其一二事。於法宜傳。君之任衢。初下車。見官署陳飾甚侈。詢所從來。吏以舊例供應對。君曰。予蒞任甫爾。即以是累人。後何以飭屬。即日令撤之。還主者。其在京師也。有告君者曰。某邑宰沒而家落一。女且失所。曷拯之。君立畀重金。

國朝文匯

卷十

四

國學扶輪社印

為治裝迎入門。人莫測也。至則亟令拜。撫為己女。出資奩以歸。宦族友人汪輟窮於詩。君為置田百畝。輟不善治生。更出資為納學博士。賴君以給者終其身。君之沒。弟武選約堂守詒。撰次君之行事。讀者咸以為信。獨未詳此三事者。故余補敘之以傳。君年二十時。好為詩。和阮嗣宗咏懷二十七首。灑然可見其胸次。君不斤斤以文章名。余所以著此者。知其得力於檀園先生有素也。

贊曰。君居鄉。鄉之人仰食於君。常數十百家。其他好義之事。不可更僕數。予聞君之病且卒也。讚頌禱祠。奔走於路者。晝夜不絕。嗚呼。此豈能強而致之哉。江省有豫章溝。關會城水利。顧歲久湮弗治。君沒後。君弟守訓偕諸昆季以萬餘金修復之。亦君之志也。

桃李園記

楊鷺

湖湘以南多佳山水而乏園亭。余來道州。於欣欣亭上望水南一帶人家。水光山影中。屋角鱗鱗然。與丹楓翠杉相映。逆運如畫圖。煙雲明滅。風雨時至。每低徊不忍去。蓋自夏徂冬矣。因意春晴景物。當必更有可觀者。而余固未之見也。明經黃子。道州知名士也。家水南。於宅旁築別業。樹桃李數十百株。取李太白文。顏曰桃李園。與及門諸子弟讀書講學其中。嗣君紹香屬余為記。記之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人。與鍾於物。其源一也。名山大川之奇偉。琪花瑤草之秀異。與夫一拳之石。一塢之雲。山木野卉之紛披。苟可以寓吾情者。未有能超然於中者也。故楚客之詠芳草。淮南之歌桂樹。豈擇而取之哉。亦直寄焉而已。然而山林憔悴之士。鬱抑侘傺於其間。而樵夫牧豎。或漠然而遇之。之二者皆過也。黃子生理學之鄉。恬退自甘。不以榮利撓其心。教授生徒。日以窮經稽古為事。此其中必有過人者。則雖蒹葭秋水。猶將溯洄從之。而況東園桃李。為精舍讀書人哉。昔淵明撰桃花源記。傳者至疑為仙。而吾家誠齋獨喜退之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以為創獲。誠有味乎其言也。黃子篤於至性。羣芳間不減東連康樂。門生子弟。皆發穎豎。彬彬有成。異日者春和景明。花覆如綺。會芳園而尋樂事。執經問字之徒。追隨於花柳綠草之間。即謂之一門桃李可也。余不佞。

正學未有聞。藉遠遊以通山水之願。而又嘉紹香之能世其家學也。故將別而致殷勤焉。語曰。桃李不言。其下成蹊。黃子志哉。

胡靜庵墓誌銘

秦安胡靜庵。以乙卯選拔。與余同出交河王夫子之門。時貢成均者九十餘人。靜庵與三原劉繼貢。尤為夫子所賞。皆與余為莫逆交。每寄詩詞相商訂。後余奔走四方。靜庵居關隴間。相去益遠。音問久疏。戊子秋。余歸自湖南。靜庵為高臺學博。始復手書往還。繼聞移疾歸。急寓書清水家叔學署。訊其起居。清水為秦安鄰縣。方冀相見有期。而靜庵已於五月二十八日捐館舍。孤子自秦等。覆書乞銘。並寄懷余詩成。慨家叔附書云。聞靜庵見懷詩。感其交道之篤。不覺涕之盈睫。為黯然久之。茫茫斯世。交遊中豈復有此人也。會余遭繼母之喪。遲回未報。念數月來卜葬當有期。余因揮淚而銘之。靜庵一字鼎臣。諱鈞。始祖鈞。自漳縣移居秦安。三世祖諱璉。南皮令。以孫可泉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祖諱多見。東昌通判。曾祖諱公澤。華陰訓導。祖諱景馮。國學生。壽九十有七。封修職郎。考諱之璠。增廣生。妣張孺人。夢海燕入懷而生。靜庵穎悟絕倫。早解四聲。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益邃於學。聞人有異書。輒百計求之。晝夜雜誦。必精貫而後已。發為辭章。靡蔚炳朗。必窮極物態。而清新自得。不苟

為藻繪。至制舉之文。則源本先正。而以古文行之。交河夫子。刻入試牘為多。廷試後。例入監讀書。以待養辭歸。入臬蘭書院。貢生之入書院。自靜庵始也。山左牛真谷為秦安令。延為山長。省元王勲舉人李登衡。皆出其門。屢試棘闈。不過至有病其文為不合時宜。會友人李岷望。中浙江鄉試第一。會試又高第。靜庵聞之曰。吾之不過數也。此望豈趨時蹊者耶。岷望亦交河門下士。常與靜庵衡文學。使署中。文名亦相埒。故靜庵云。既而連丁內外艱。服闋。益羸弱。遂絕意仕進。以詩酒自娛。獎勵後學為事。著述益富。嘗為黃忠勤公撰年譜。及秦州志。關隴風俗敦厚。樂道人善。靜庵名益重。當事鉅公。多知之者。既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力者又不聞以他途薦。故終不遇仕者。余與靜庵初入京師時。國家方舉博學鴻詞科。吾鄉僅數人。又皆報罷。後十餘年。劉繼貢以經學薦。又應陽城馬周科。卒不遂。使靜庵得與其間。亦未必即見用。况無薦之者耶。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一時之得失。未可為定論也。靜庵性坦率。口無擇言。飲人以和。然讀書論世之下。於古今時變。及忠義權奸之起伏。未嘗不破背掩泣也。此豈無意於用世者耶。而卒止於是。何哉。今其詩文裒然成集。尚多余所未見者。至寄余諸作。則性情真摯。所謂漸老漸熟。天然去雕飾矣。靜庵嘗夢繼貢與余。取其集評隔付梓。裝潢粲然。嗚呼。此知己之責也。繼任高臺凡五年。冀逢 覃恩。馳贈。

後即歸。然已不及待矣。靜庵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八日。距今辛卯歿時年六十三歲耳。三子自奉自豐自高。二女皆高孺人出。孫男三。庶幾能承家學者。銘曰。嗚呼我友。金天之英。西州之秀。燦燦文光。高連珠斗。臨厲詞壇。遑知誰某。慷慨懷人。貽我佩玖。鳳凰高岡。麒麟郊藪。知我非希。數奇不偶。仕止儒林。年亦中壽。彼蒼何心。斯人何咎。著作滿家。六丁所守。傳之其人。以昌厥後。嗚呼我友。

原慕齋墓誌銘

故臨漳令進士原君慕齋。葬有日矣。其猶子培初持狀祈銘。君之成進士也。余方以拔貢客京師。魁卷出。人爭傳誦。名籍籍出同輩上。然竟坐是不得與館選。而授臨漳令。甫數月。又以不合上官意旨。卒移疾去。去而仍以教授生徒終。然君固已得民心。民至聽金。昇板輿。旗幟導引。送之家。垂涕泣再拜去。嗟乎。是可銘也已。古之稱循良者。必曰以經術飾吏治。初非盡而二之也。後之學者。往往不識經世為何事。甚或專務揣摩。襲取以為能。幸而獲售。所選為清華者。猶夫人也。即縮銀黃為親民吏。反與民淡漠不相關。率操切從以迎合文其好。及一旦有事罷。則謂民實無良者。聞原君之風。其可以少自反矣。君諱承祚。字允升。別字慕齋。先世為洪洞人。元末有官千戶於蒲城者。遂家焉。明正統間。有以施粟表義民者。因稱為官門原氏。嗣是宗支繁衍。

登仕籍。擅文辭者。指不勝屈矣。君之高祖諱鍾漢。天啟辛酉舉人。為優師令。曾祖諱熊祖諱於辰。父諱懌。皆縣學知名士。母曹孺人。誕君及弟承獻而卒。君夙負異稟。年十三。已能背誦五經左氏傳。由是博通羣籍。而尤邃於制舉之文。登康熙庚子賢書。常就館宜君。營甘旨以供祖若父。既而祖若父相次棄養。君喪葬盡禮。每慟幾絕。蓋傷祿養之不逮也。服闋赴部。仍設帳都下。及門多獲雋。河南解元彭應麟者。即君臨漳所賞拔受業者也。以故君罷官後。臨漳人尚識留君為子弟師。而君竟歸矣。方君之初莅臨漳也。適運直賑米數千石。至秋而領司銀買穀還倉。君難之。諸父老躋堂請曰。我君無介懷也。我君初至。嚴苞苴。除供應勤撫字。慎刑法。俗賴以醺。民何幸得此也。今買補公事耳。我君無介懷也。卒持司所發銀去。不日而倉儲告足矣。太守某者。以君收穀之易。而嫌其不潔也。親詣倉詰之。君計司所發銀未數百。直且有分耗。而民急公如此。懼累民。因以二穀足一米對。遂拂太守意。民益以此德君。後培初以事至鄰。臨漳民嚮相告語。且謂君復仕矣。急相率入縣。詢知非是。則相與環跪問君起居。嗟乎。此豈易得於民哉。君歸里後。遠近問業者。日至。乃應聘為橫渠堯山兩書院山長。多所成就。所得脩脯。即以周歲舊之困乏。常迎養異房孀嫗。終其身。以節義君沒後。而余適主堯山講席。故知君尤詳云。君元配劉孺人。先卒。妾張氏。生一女。亦

卒。繼配李孺人。生三子。臨泰恒泰師。泰時年六十餘矣。素友愛。弟承獻一子名景泰。即培初。常任家事。治命以師泰為弟子。又命諸子須成立乃葬。是以緩君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六十有九。葬於某山之原。夫以君之才。固宜早登上第。以文章華國。乃鄉舉後。遲至十餘年。始捷南宮。以君之為政而得民心也。雖古之良吏。如何易于元結之輩。殆無以過。所謂得結輩數人。散布天下。宜少安者。而卒止於是。是殆有不可知者。與。抑莊子稱新盡火傳者。宜若可信。與。系之銘曰。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利濟為心。德修罔覺。雖未獲竟其所施。而見於世者已果。而確世固有聞君之風而慕之。亦當有聞君之風而作。山川綿邈。以利其嗣人。於斯萬年。勒茲封石。

明思宗論

凌樹屏

凌子讀明紀至崇禎末而歎曰。思宗則豈不為亡國之君乎哉。然猶至死不悟。歸其咎於臣下。可謂闇也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亡歟。原三代之所以失。與漢唐宋之所以一敗不可復振。其君皆身為無道。橫政苛刑。毆其下。否亦寡妻弱子。寄命於強臣悍將之手。擁腫支離。病入膏肓。而敵國遂起而乘之。若思宗之為君。則固恭儉而敏於求治矣。終明之世。吏職不以催科為考成。一縣之負課積且十餘萬。至萬曆中。始以礦稅禍民。然思宗固已盡蠲之。其制刑無前世沈命深竟諸酷烈之法。大臣非軍政不市死。吏民犯賊盜及賊殺斷首而已。無所謂種族腰斬也。至逆閹始斃六君子於獄。而以嚴法繩天下。然思宗固已立洗其冤。又其時柄臣雖植黨煬竈。媚倖自尊。罔所顧忌。然尚無莽操懿溫不可制禦之勢。而草竊橫發。又不過逃死求食。苟延性命。非如陳勝周文。苦秦苛法。有直走咸陽之志也。然而十七年之中。力竭於用兵。智絀於營餉。朝中之黨論未定。而赤眉青犢之倫已破關而叩闕矣。若是者何哉。吾嘗推究其本原。以為思宗不信重臣。而乖逆於君子小人之辨。則宜其有以致此也。且夫所謂重臣者。非君所倚為心膂。以共圖天下之庶政者乎。如是而不以誠寄之。則重臣之心。孤危而不安。而其身亦必不能一日措於朝廷之上。重臣而至不能一日措

其身則於事必一無所理而其勢往往卒於巨亂。今觀思宗之朝。自始立以至末命。其為相者蓋四十有九人焉。中間得君而相八年者一人耳。繼起而相二三年者亦僅一二人耳。其他皆不踰年而罷。或不數月而罷。甚且不四十日而罷。夫小人之進也。狐媚鼠伏。善伺人意。必不至一忤而即去。其退也。蠅營狗苟。不羞屢斥。必不能一去而遂不反。然則此數十人之罷於不踰年不數月不四十日。而卒不聞有牽復之議者。其人雖未必盡賢。要皆世所稱為君子者也。而一二人之獨得八年三四年之久者。則又其不可去之小人也。思宗不知此之察。而概疑為黨而逐之。夫小人之黨。則為從而知幾。君子又何憚其為黨歟。卒之君子去而小人之黨獨留。夫後然。害並至。盜賊橫行。覆軍屠士之事。連歲見告。而小人者又不能如莽操懿溫之才。足以辦賊而徒切切然為朝廷畫添餉增兵之策。其收拾人心。專固根本者。輒以為迂焉。於是兵愈迫。稅愈急。刑愈煩。而數百年未行之法無不行。數百年未做之賦無不做。究與無道之主同譏。而終莫救於甲申之變。當此之時。內無相。外無將。思宗方穹然孤寄於羣臣百姓之顛。求南遷而不得。又何異昔之寡妻弱子乎。是可哀矣。至此而猶曰諸臣誤朕。彼諸臣則豈皆誤國者。誤之者獨小人耳。然非思宗過疑重臣而用小人。不至此。吾故曰。思宗真亡國之君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禮曰。為上可述。

而知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又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甯。通臣比思宗之黜陟輕易若此。即無小人以比之。尚不能得其一日甯百姓之用。況其勢必不然者。與。嗚呼。以思宗之賢。而以朋黨疑重臣。其禍遂至於此。況其不如思宗者也。

閔孝廉傳

孝廉閔文山。字敦甫。烏程人。幼喪母。貧不能就傅。父廣園先生。身自教澤之。其學以精約為貴。不務耀人以所不知。然人之所知。終無有過焉者。尤長於詩。清雅綿麗。極風人之致。亦不多作。作輒傾推其儕偶。少時一鄉無對。已余稍稍有名。里中人尋以余與敦甫並稱。疑不能定其流第。乙卯。豫章先生臨校湖七州縣士。將貢其秀者。敦甫余咸在。卒退余而進敦甫。第由是定。明年。敦甫始辭父赴廷試。諸貴人耳敦甫名者。咸謁刺於門。聲煥起。四方士來遊者。以不識敦甫。為如入驪龍之淵。失珠而登泰山。不觀日出也。試入第一等。當得外官。以推選補宗學教習。未滿。念父即自免歸。中一歲。遂與秋賦。復奉父命入京師。僥得第而失。公卿士之重敦甫而幸其來者。則請終教習事。東諸侯又以記室辟。皆不就。過歸侍父。是後敦甫復奉命出入京師者再焉。蓋敦甫相識滿朝。無有為試官。即有亦徒能從閒窗靜席間。手一編。深吟而緩調。默首欲絕。以為是敦甫之文。及進而為試官。則萬花矐目。五色紛披。求有知敦甫

之文之波瀾意度者鮮矣。况敦甫實有不易知者乎。敦甫服勤田間。負米海上奔走
蕉萃。又不幸兩耳幾廢。益頽唐不堪。而其父亦已不及俟祿養。此痛遂與余共之。不
審世之名識敦甫者。宜何如為情也。敦甫曰。士之積學稽古。良冀榮其親於生耳。既
不免如志。豈無以自厚。後世有傳吾詩一篇於清詩中足矣。果爾。敦甫雖免喪。猶將
不復進取。則世遂失斯人。余故為之傳以重惜之。

答沈蕙園論行狀書

姚世鈺

前辱書。諄諄以適庭先生行狀見委。續勉之書來亦云。尋又承與霖洲姚夫見過面。諭再三。聞命感媿。不敢當。不敢當。古文之衰久矣。時之為言者。以為禽犢耳。而古人則有不朽之事焉。至行狀則尤孝子之不欲死其親者之所為也。其在上則如太常之議論。史館之列傳。胥視乎此。其在下則如家乘之紀載。廟墓碑誌之稱述。皆不過準此而增損之。要其大概不易也。古之人。大懼其親之泯滅。往往銜哀結思。以自為之狀。或假手於人。以為之狀。其人之足傳者。則以文而益傳。即其人未足盡傳。而其辭之工。則世猶得因文以見其人。南豐曾氏有言。非託道德文章兼勝之士。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其論銘誌之難如此。而必準乎狀以立言。狀不綦重歟。今之為行狀者。不然。不知其文之所以重。而以為居喪之儀。不可闕。奈何人云不亦云乎。而其文之作。又輒稱其家之有無。貧者他物且不能具。固無有區區於是者矣。逮其靡則自公卿大夫。至於市井屠沽。莫不有狀。敘祖宗之世系。宛然行卷之履歷也。列孤哀之姓氏。不過報謁之名刺也。當其籤題偉麗。紙墨鮮好之時。識者已惡其臭腐。不可化。而其子孫視之。亦且漠然無情。竟不知所指之為誰也。於戲。古人不朽之盛事。令人直用為交際之世情焉。苟且偷託。相沿成習。至所以事其親者。而亦若是。是豈特文

字之衰而已乎。今者。姨夫勤勤懇懇。思有以標白其先人。是誠得於孝子之用心矣。而足下輩復憊憊贊之。以下問於不肖。甚感其盛。顧猶恨所託之非其人也。不肖時過未學。加以疾病憂患。屹不得暇逸。由前之說。既有志而未逮。由後之說。又恐其背時戾眾。而重貽孝子以生令反古之誚。至欲調停於二者之間。而為非古非今之語。此其勢更有所不能。所以承命旬時。遲徊而未敢屬筆。以此也。見示彙本。大概已具。惟中間語句之疵。及時文排比之習。當為刪去。其云云者。無足為足下所知。恐懸望先此具白。有未盡處。幸賜垂教。餘俟就正。面商不宣。

蓮花莊圖記

吾家居蓮花莊。涉四世。蓋本南宋莫氏宗子趙氏之故址。其名載倪文節周公謹雜志。厥後松雪翁。暨明華野叔耕先後居此。華野亦工畫。然迄茲未聞有圖之者。余雄圖畫之不可以已。如大姚邨水邨會稽書屋師子林向微元暉文敏叔明元鎮諸公。則清境罕耀。而如摩詰輞川。盧鴻一終南草堂。李伯時山莊。顧仲瑛玉山草堂。陶九成南邨。雖人境胥勝。而流傳斷素。彌使獵精藝院者。澄懷卧遊焉。梅屋先生驅染煙霞。雅愛吳興清遠。與余顧不獨稱山水友。近寓慈感寺。時來坐余寒鑑樓。謂見金蓋道場。輒思小李將軍著色。暇更尋梁契集。肆睇城隅。益渺然有山林波澤之想。顧恨

不及荷花盛開。如錦雲百頃時。因復與余雜舉經鉏堂癸辛街所志園圃去處。城內亦幾三十許。而余兩人步履經過。如文節就月河為圓。傍水成趣。橫塘貫耘老水閣。三間。胥邑臺池板蕩。即河中小洲。余童時釣遊。猶見百年前朱氏所聚太湖石虎闢。鳥屬鳳屬。蘆漪煙浦間。今亦漸邱夷淵窞。摩詰孟城均詩不云乎。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蓋俯仰陳迹。惆悵極多矣。余幸託先人之敝廬。曩所稱天開圖畫粉本苑在。先生獨無意一點筆。為松雪拾遺。且使來者得與輞川終南龍眠玉山南邨諸圖並冠清賞耶。梅屋道爾曰。諾。越感寺亦文節記遊之一。余每從舍北水檻望見橫塘外林表殿角突兀。輒感靈光歸然語。並乞綴諸卷中。無俾倪迂師子林遠懷場也。

月湖丙舍圖記

友人平望王君親庭既葬其親於月湖之上。爰作丙舍於墓側。以寓其無窮之思。蓋將藏修息遊於此中。而庶幾無忝所生也。庚申冬日。余訪君於平望。讀其所為丙舍雜詩。暨諸朋遊題贈篇什。大都仿其家右丞輞川集體。余方欣然規往。因問得去月湖道路。則不數里而近。而以事阻不果行。獨尋繹其題目佳境。則有深柳讀書堂。有微尚軒。此君之所學古訓而期前修也。有金石局。此君之所徧參博考而多文以為富也。墓田傍湖。畦畋交錯。名曰爰田。而飲犢有灘。稻香有亭。觀穫有所。此君之所自

給而不外求也。月湖之外，繞以龍溪，架溪為橋，曰偃仰橋。而如磬池，如簣壑，胥資水成趣。隨勢窪隆，而又有松間草屋，風樂亭，棟花軒。凡若干楹，若干步。此君之所俯仰眺聽，而自適其適也。有庵曰指月，有塙曰清涼。此君之所清齋習靜，而非以香火祈福田也。若乃升高遠望，僂乎如親之見於前，而益勉為孝子之潔白。此白華堂。瞻雲閣，尤丙舍之所以志。而余猶恨其位置次第之不能詳也。頃之君以圖來索，余為記。惟平望在震澤吳淞間，為三吳孔道，故其外煙波夷曠，而其中一閤之市，塵囂壓水。君所居掃除一室，截然斗清，固已抗心埃壒之表，逮其暇時，泛舟蓐菴，棲寄丙舍。良朋萃止，尊酒論文。顧視林壑繁帶，禽魚飛沈，與夫洪川之渺茫，遙山之彩翠，寸妍尺媚，如身在畫中。唐書稱右丞資性孝友，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母沒，表為寺，而其圖今猶有傳者。又稱王無功，有田在河渚，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鳬雁，蒔藥草，以自供，而無功答馮子華書，自言孤住河渚，旁無四鄰，每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家風世德，君殆兼之。此雖君家偉元旦夕墳壟，猶以身世厄屯視君，有幸有不幸焉。豈況託言養拙，而乾沒不已，馴致亡身，而辱其先者。吾知閒居之賦，良難與丙舍之詩同日語哉。余夙遭閔凶，一杯未築，饑寒驅我，不知所之。即欲從君於東皋南垞，寄目一償所願，以自比於仲長先生，裴秀才輩，而亦不可得。此所以展圖而為之愧歎。

也。越來春辛酉二月書。

御史沈公傳代

仁廟有御史曰沈公愷。字虞士。號樂存。浙之歸安人。沈故吳興著姓。元至正間有
名子敬者。實始居歸安之竹墩。是為竹墩沈氏。沈氏自明迄今。以科甲躋顯仕者相
望。明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名子來者。公之高祖也。子來生微煥。歲貢生。仕
華亭縣訓導。微煥生燕卿。庠生。贈文林郎。燕卿生鉞。歲貢生。封奉直大夫。公之父也。
公少瑰偉絕特。語出驚人。年十七。中康熙丁巳科舉人。就會試。以從兄宮贊三曾闕
學。通分校例引避。壬戌登進士第。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御
史有言職自明設為十三道。亞都御史。而本朝因之。其爵秩不甚尊。然稱斯職者。
率難其人。若公者。乃所謂真御史矣。

仁廟時。朝廷清明。官事無闕。然公於其時疏慷慨數十上。語皆切直。其最著者。辛未
喀爾喀內附。車駕親巡邊邑。公上疏曰。臣聞

皇上有巡行口外之典。無非為蒙古諸臣定賞罰。編戶口。安插新附。此誠
皇上如天之仁。欲使百萬生靈無一夫不獲其所。但

聖躬遠出。間關崎嶇。且其地風土迥異。服食起居。未必與時順適。乘輿勞頓於外。

羣臣宴息於家。臣心何安。况近命部院大臣先行料理。止須逐一奏聞。於紀功錄過之中。寓慶賞刑威之意。仍與

皇上親行無異。叩乞傳旨暫緩此行。疏入。一時大小臣工俱為震懼。後駕還順思公言。召對賜宴。又丙子

上親征噶爾丹。歲暮以餘黨未靖。駐蹕塞上。公請回鑾。疏曰。欽惟我

皇上親政臨民。睿慮周詳。雖最勞最苦之事。莫不躬親身歷。寒暑備嘗。今

聖躬親臨沙漠。功成奏凱。猶以小醜游魂未盡。殄滅

皇上綢繆布算。總為蒼生計出萬全。但邊塞泛寒。十倍內地。萬乘至尊。一年之間。戎衣弓矢。數歷奇勞。在廷大小臣工。莫不引領乘輿。不遑履處。敢請

皇上俯允回鑾。庶臣等負暄獻曝之私。得以稍慰。安溪李文貞公督學順天時。母憂有旨奪情。自陳請給假九月。公拜疏劾之。又劾閣臣票擬不當。科員封駁不聞。臣思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皇上以李光地文行素著。特為簡拔。原從維持名教起見。方吏部題請終制。為閣臣者。職司票擬。理應委曲奏請。始不當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當有仍遵前旨之擬。試思學臣關係。唯名教為緊要。

皇上方以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義鼓勵再三。而閣臣身居密勿。正宜以此為進退百僚之準。豈親喪大典。反不為緊要乎。至於科臣法司封駁。閣臣有所未當。科臣繳旨覆奏。固其職也。乃科臣亦復默然。臣不知其所封駁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擬。閣臣為嫌。劾奏同列為咎。又請免富民納品疏曰。國家設官分職。量才擢用。下至吏員一官。亦必三考稱職。然後予以一命之榮。所以慎重官方者如此其重也。自事例既開。遂有八品頂帶榮身之典。此不過暫假微末之虛名。以資鼓舞。近者廷臣議覆陝西提臣孫思克請開事例一疏。內開一款。富民捐米若干與六品。若干五品。若干四品三品。夫四品三品之官。皆係大僚品級。乃以目不識丁之鄉愚。忽而紅頂錦衣。與九卿巡撫大臣混淆無辨。雖屬虛銜。似與慎重名器之意不合。臣請敕部停止。未必於國體無少裨益。他如假監之株累。則請嚴局騙之棍徒。而無知被騙者。許以自首。逃人失察之處。分過嚴。則請仍准功過相抵之條。以明激勸。北征大兵糧餉。總督于成龍不當遷延輸運。違誤軍需。廣東撫臣高永潯。已請離任守制。不當於一切人命盜案。仍然照常具題。忘哀憐職。其慷慨切直。無所瞻徇。多此類。其請疏太湖淤滯。疏則極講詳究。於宋元明已來諸家。如單氏。鄭氏。蘇氏。以暨夏氏。原吉。歸氏。有光。海氏。瑞。徐氏。獻忠之議。而分析條理。窮竟源委。以折其衷。當時雖部議格不行。然公

所著東南水利議一書。至今論者與公子世棟等所編西臺奏疏並稱碩畫焉。蓋公官御史凡七年。嘗以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巡視中城。旋掌山東山西事。其明年督理寶源寶泉二局。又明年掌江南道事。值東宮大婚監禮。賜蟒。是年又管理登聞院事。甲戌監武會試。令開卷分南北。試期各以三日。准文開公所請定者也。尋又掌浙江道事。越兩子監順天武鄉試。掌京畿道事。明年丁丑充殿試監考官。掌河南道事。加三級。覃恩授奉直大夫。戊寅又加四級。及己卯巡視兩廣鹽課。巡鹽例一年而代。公獨留再任。辛巳復命掌山西道事。丁外艱歸。會以運使某呈誤解連及罷。其視鹽兩廣也多惠政。設折舊完新法。清積餉五十餘萬兩。積引百萬餘道。商困以蘇。復兩疏請免漁引鹽耗。商民俱德之。故有再任之命。其在臺中也。憲長遂甯相國以屬體繩諸御史。公抗言臺臣無屬禮。援引侃侃不屈。遂甯為改容屢薦於

上。時同臺當湖陸公正色立朝。不少假借。與公雅相推重。而河臣靳公入覲。見公於班聯。屬目久之。揖而曰。是沈御史耶。真御史也。其見重於當時諸名臣如此。乙酉歲聖駕南巡。召試行在稱旨。賜御書。戊子己丑間歲大饑。議設廠賑粥。然饑民匍匐數十里。僅一飽及歸而饑如故。或更有老弱不能皆來。且來而不得飽者。更或有

饑極而恣飽飽而反致斃者公按期給發計口授粟子弟持籌人無中飽惠均而全活者無算遠近效之至其敦孝友恤宗黨葺祠宇置墓田居鄉諸事都有可傳詳見家乘公狀貌魁梧遇事敢言節概凜凜及其與人則旬旬謙下雖淺夫孺子如貴客然平時詩酒自娛然與親朋談讌或至竟日人未見其號呶失度者詩有來雨吟稿若干卷四書義名頻洲偶存長洲學士何公選入行遠集凡若干篇四方傳誦焉卒年四十九子九人皆以文學世其家

贊曰昔歐陽子有言司諫七品官爾而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故學古懷道者任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官雖卑與宰相等如沈公者庶乎不負其官者歟

胡孝子傳

鞠遜行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胡氏世家也。至孝子父振卿而家。日落孝子為奉養計。弱冠走京師。父卒。奔歸營葬。哀禮各盡。後背授戶部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任事數歲。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慟毀骨立。歸舍見母。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自日啟父攢。見積水蓄塘中。迅奮躍入。抱棺長號。與土工昇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冰。人為慘慄。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孝子置苦由其下。卧數夜。驗有溫氣。乃慰於時。為冬仲之中旬。而孝子是年為六十有四。合葬後。結廬依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顰手皸。瘠見者傷之。於是海陽及鄰邑士大夫高孝子之行。為立碣以識。書其上曰。胡孝子廬墓處云。既除服。補丞掾之奉化。尋攝事於鎮海。而先是丞涇縣。嘗權知其縣事。又嘗攝旌德。攝盱眙。歸震川先生之狀。州判許君也。言州縣官間自天朝。惟權攝則監司得自用。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余於孝子亦云。孝子於當官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愛戴之。而其傳為異事者。涇邑久旱。孝子步禱烈日中。至七十里。岑樓之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貼以筒。攜之以行。不數里而震電大作。四境雨露。邑人呼為胡公雨。鎮邑綿蟲為災。田野厚

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於城隍之神。蟲遽熄滅。一時謠語靡然。謂仁人之感冥冥。如呼吸通也。其諸惠政見於孫太史義山先生之誌銘詳矣。故不具著。孝子有弟五人。其為計畫者無不盡。蓋孝子入仕籍。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而不復自愛其力。亦不敢慳其意之所欲為。為吏餘三十年矣。其歿也。至無屋為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事類豪舉。而一出於誠。其施於人人者。皆本原所流注也。

鞠遜行曰。余過孝子廬墓處。廬無離落。孤立山谷中。廬之東。孝子墓也。余悲敬交作。延伫久之。其長子文伯語余曰。廬居之明年歲歉。先人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文伯於雍正丙午九月。以訓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曠典也。時孝子養病奉化。疾劇矣。得家書。伏牀稱。北向叩頭。蓋猶及見之。於是鄉人嗟惜。以為孝子榮。余謂根之茂者。其實遠。孝子之植根厚矣。則其得是於文伯也。固宜。

謝孝子傳

許朝

謝孝子名振宗字奕超會稽人山西稷山令雨亭公兆龍子也雨亭公治稷山凡十九年洗手奉職訖去任囊無剩金亦不負人錢平陽守馮國泰奕超婦翁也居官豪放病卒侵官帑二十萬有奇傾家資不足以抵株婁黨乞貸者馮氏媳誣指稷山三萬金按無左驗媳曰婚家耳通財需左驗耶牽連質證時護晉撫高成齡鍛鍊之下雨亭公稷山獄具奏立限追繳踰期予大辟限將屆禍不測矣時奕超年二十餘鼠思泣血誓以死救父瀝呈寃狀莫為省視雍正七年三月某日冒死進天安門攀石柱袖椎擊落石獅首脊守者驚起執訊之奕超曰無慮我逸也父寃不伸來觸禁死耳甯避禍耶出寃狀累累數百言九門及三司法曹咸駭走窮訊即日上聞天威大震越日命往黑龍江當苦差議者謂奕超觸禁法于天怒無生理矣聖恩寬處若此其有以感聖心也踰年馮氏所証金邀特恩豁免出雨亭公於獄遂歸里門奕超有弟一人嗣伯後撫臣援獨子留養例陳請下部議有擠奕超於死者主議曰弟嗣別宗詭詞脫罪耳覆奏不得免遵前旨准配銀鑄鎖杻中病幾死幸知醫支殘喘抵配所上自將軍都統下迄小吏旂民等知奕超以救父觸禁網得罪稱謝孝子謝孝子眾口翕然爭願見之漠北地苦寒病輒死奕超以藥活人立驗眾稱為

神已而有病皆延治。僉曰：黑龍江不可無謝孝子也。顧奕超心懷父母，無一日釋。嘗曰：父死得免，聖恩渥矣。奈侍養何？言畢，淚泫泫下。乾隆七年，雨亭公凶問至，奕超呼號擗踊，為位而哭，曰：天乎！父死不得奉含殓矣。覺覺老母，誰為供叔水者？悲痛之聲達戶外。聞者無不泣下。將軍傅公森廉其事，憫其情，願謂都統卜公爾沙巡察富公明安等曰：謝某以孝得罪，與眾殊科。

皇上孝治天下，我不忍孝子老死沙漠也。無慮格於吏議，具疏代為陳請，終養。疏上，奉旨：謝振宗准其回籍養親，奕超奉恩命。南向叩頭曰：罪人得復見母，死不憾。

天恩一至此耶！且感且泣。萬口一詞，謂謝孝子得生還，天道果不爽也。平時以醫方授人，傳其學者數家。釀金治歸裝，其藥力所活人尤夥。攜酒肉餞送者，十數里不絕。凡在配十四年，秋毫無過犯。尤人所難也。還京師，輕舟南下，抵里舍，無一人知者。扣門入，母方寢，跪牀下。母急起，驚曰：是吾兒也。哭失聲。家人環向哭，已而設尊酒，憑父棺，一慟幾絕。男鼎被遣時甫一歲，七歲病亡，不得見矣。家故貧，朝夕謀甘旨，歡踰常時。身無長物，薄遊淮徐間。歲獲金貲，貽其堂。奉有故交于某守廉州，遂遊粵東。適原黑龍江巡察富公為粵西蒼梧觀察，使奕超往謁之。延為上賓。富公去，觀察張公曾亦以非常人目之，慰留至再，勉從之。然奕超無日不念母也。每歲索金奉母，故治裝。

歸里計常左。或勸以買妾謀嗣續。輒搖手不應。兼工詩。其詠懷諸作。有有母未能供菽水。無兒何必說箕裘之句。亦可哀也已。余先子官晉陽之垣曲。與雨亭公同官五載。故奕超與余為兩世交。其言平生事最悉。余亦樂聞其事。而為叙次之。奕超不日歸奉母。且舉丈夫子以光大其門。吾知天之於孝子。必有以厚其報也。

贊曰。忠孝一也。經不云移孝作忠乎。奕超於官為知州。與挑選者再會。奮發於功名矣。而禍起非常。奮不顧身。謫戍塞外十四年。雖幸而賜環於世已矣。向使禍不作。獄不興。出效一官。其所建豎。必有卓卓過人者。顧不可得。獨使之觸禁抵網。成孝子名。天乎。謂之何哉。

李貞女傳

貞女姓李氏。德州人。刑部侍郎濤女。母譚夫人。少通孝經論語大義。許字曲阜孔傳鉅。鉅廩生。父五經博士毓。堤侍郎官廣西布政。女隨之。博士命鉅往婚。中道病返。闕里卒。計聞貞女哀痛誓殉。投繯者再。關於家人不死。又絕粒七日。父母曰。汝願守貞。聽毋減性傷老人心。乃進飲食。形色常慘。家人歡笑時。則貞女默然以去。如是數年。父母呼而告之曰。若未知禮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女亦如之。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女曰。父母知春秋傳事乎。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

女問傅母曰。且往當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未聞聖人以非禮斥也。言畢。光閃閃出袖中。則利刃也。持示人曰。吾命寄此。蓋時有議婚者。父母將試之。女竊聞之也。自是乃不復言。貞女又寄書兄曰。柏舟之什。彼豈匪人。博士子死。媳在。願往代職。兄乃白其父母。博士曰。嗟乎。天死吾子。貞女之心。乃不死吾子。顧安忍媳貞女耶。適侍郎歸里第。博士則馳書止家人。告貞女舅姑意。貞女不應。五六往返如初。則又偕其夫人親詣侍郎門。勸阻百端。又不應。留數日告歸。貞女已駕車請從行矣。博士曰。止。乃假館詎吉逆之。如娶婦禮。貞女曰。無庸。泣拜父母。素服升車去。去之日。州緇紳冠蓋輶輶。接迹委巷。市民牽裾曳袂。扶老攜幼。填街塞衢。送之郭門。為太息泣下。及魯郊。通國之人。舍業次。奉香花奏絃管出迎。至車馬不得前。又或設供頓。勞從者。歡頌之聲。徹都邑。貞女則顧左右曰。吾乃令而得為孔氏鬼也。遂入孔門。時年二十八。貞女歸。博士謂人曰。貞女事我。如吾兒事我。疴瘵疾痛在姑身。如貞女身也。歸二年。姑卒。博士命從孫繼泰。後鉅又數年。博士卒。兩喪畢。兄衍聖公毓圻。復以己子傳鉅。後博士次鉅。念泰之難也。貞女則一委家政於鉅。而善撫泰。又推其田宅車馬。服玩之贏。於泰弟。曰。吾教子讓也。幼親書。鉅卒。後錡故篋。弗視。搆小齋。寢處其中。泰授太常博士。貞女封太安人。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上其事。得旨。旌其門。卒乾隆元

年正月十五日。年四十九。按州人通政司孫勛狀而為之傳。

論曰。禮稱婦人不貳斬。婦也。非女而不婦者也。然貞女心不貳天。則亦不貳斬矣。從一也。義。禮以義起也。孔子禮宗也。孔子曰。人道大婚為大。貞女其大之矣。

齊貞女傳

呂金符未娶卒。有哭拜其家。呼夫主。忍死服衰麻。代其職。孝養厥父母者。曰貞女齊氏。雍正十三年。貞女始守貞。歷令二十三年。年三十九。符卒時年十七。改婚禮弗禁也。貞女死不從父珍母胡氏。母死女三歲及長。十歲許字呂。閱七年符卒。人曰。女未歸於呂。齊女也。女曰。許呂則呂矣。呂死我獨生不義。晝夜哭投繯而救解者三。鬻爪截髮毀容。傷左額。血淋漓。父驚。力開之。女曰。不歸呂。今日死呂。歸呂他日死呂。欲令不死。請歸呂。父佯怒曰。死則死耳。奚歸呂。女大哭撲地。輾轉入牀下。引刀欲刎。父倉皇持之。得不死。舅胡振飛逆之家。環親黨寬譬之。冀其志之轉也。女曰。孤鸞獨棲。禽鳥知義。顧我不禽獸若耶。願告我父。易憐女心。成女大義。其世母從容謂曰。人生百年。何太自苦。呂郎甯汝知耶。女曰。呂郎未一面。然知名矣。義不背。他適死何面見郎地下。難之以翁姑貧乏不懼。難之以性情屢厲不懼。難之以衰老無歸不懼。父知其不可奪也。許一拜。舅之遠哭迎之門。女痛陳兩月求死不得狀。其左額血漬斑然。

也。跪請歸期。適不得已。許之。乃諏吉。陳樂張彩。貞女悉遣去。服縞衣泣拜。父乘素輿行。一時州人士。無知與不知。盡蹕其門。交相聚語。歎息之聲。徹路衢。莫不泣下。十二月二十二日事也。貞女禮拜舅姑畢。奔哭夫墓。觸地死。踰時得甦。勸之歸。勉歸。并車目不去冢野。哭返。適有曾祖母年高。貞女承顏左右。得其歡。日事刀尺。午夜勤紡績。舅姑衣履必手製。舅力學。寒夜煮粥以進。中裙廁。膾親澣濯。舅姑止之。女曰。故事待他人。無為青婦也。歲時修祀。出十指。餘以勸不足。歸甯。先伺爨下米。新有無家人來前。急詢饗飧狀。或告乏。神憐齒牙為戰。見者目瞿。父病卒。請於舅姑。代為含殮。適染疫三月不起。夜拜星辰。乞代姑疾。長夜伫立。命少休。不解衣。端坐中寒。廢食飲卧。姑疾革。陡然起。家人止之。女曰。姑與我永訣矣。雖病忍不臨送。姑見之。執手含淚。逝力疾治喪。病轉劇。弗恤。小姑歲一過。絕愛之。曰。異日於禰惟吾事。見夫弟端莊有警。誡如嚴師。夫弟授室。禱於神。願速得子。後金符。果生長吉。貞女乃有子。貞女曾祖母有內御。默而憚。眾以理諭。不聽。而反肆其囂。忽聞貞女歸。逡巡恐惶。引罪請去。其德化如此。州紳士李世垣等義而憐之。為貞女置田。徧拜辭。適叔洪以二十畝之入。歲給之。又辭。再三言。強受其半。而時具餼。備蔬果報焉。又何潔也。貞女德州人。州人言於余者。眾口合并。余聞之。毛髮為動。

贊曰。男子生。父教之。女子母教之。貞女生。不聞母氏訓。年十七。洞暢大義。志與日月爭光。其天性哉。或曰。蓋棺論定。貞女年三十九耳。胡遽傳之。余譬諸行路。適千里者。難於奮足。初耳。披荆棘。犯霜露。及半途矣。忽旋踵耶。貞女初志如金精。磨劫不磨矣。如井泉。狂風不濶矣。在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貞正而固也。恒久也。貞無不恒。則貞女可知矣。余表其門。曰一貞千古。為人心勵焉。

歐君丹臣墓表

明綱解紐。羣盜蠭起。生其間者。死於兵。死於水。火。於死亡流離中。能以孱焉藐焉之身。苟延一綫。上綿宗祀。下啟後昆。此非可以人事常理必之者也。嗚呼。危哉。吾於臨桂得一人。曰歐君丹臣。君諱應召。丹臣其字也。先世江蘇太倉人。考參隸戎籍。遷湖廣貴陽千戶。遂家焉。生四子。君其季也。伯仲皆貴陽庠生。叔業耕農。君出後包氏。包君姑之夫也。棠棣未。賊亂湖南北。恣行殺掠。包伏君枯樹根叢。以敗葉繫參於臂。曰。噉此可活。汝本生父遺也。且戒曰。默。免聲。奔於賊矣。未幾。包氏一門殲焉。君出跡之。廬舍灰燼矣。中路哭。賊掠以去。時千戶公偕百戶王君映科守信陽。王君包氏中表。聞警。躍馬同至。救無及。返信陽。信陽亦燬於賊。千戶公母鍾氏暨仲叔二子。閨門二十餘人。無一存者。惟伯氏子逃衡山。得免。千戶公誓殺賊報讐。力絀。以憤死。王君殯

之信陽時君年六歲在賊中三年一夕遁去復被掠誘而欲子之不聽官兵過貴陽君黃夜竄入營邏卒疑為奸縛白主帥帥即王君時以軍功還遊擊驚見哭而釋之君乃得生此本朝定鼎初也無何定南王下廣西王君屬麾下挾君行君自此入粵王君無子室黃氏死於難繼以方又繼以簡皆蓄君如子王君卒敘平粵功君係恩撫子得披甲隨營康熙甲寅吳逆叛君從大帥征雲南暨長沙不掠財不擾民不污人妻女有隱德晚年脫籍戎伍以治生督其子且誡曰吾六歲被掠十歲依王氏不有王血食斬矣我子孫其世世無忘王氏恩王君卒葬君理之王君富祀君延之以云報也娶趙氏前君卒子德峻孫烈敷嘉禾太學生孫女四人曾孫十四人曾孫女十五人德峻之言曰吾父之瀕死者再而卒保其身以起家也為世所罕聞恐泯於後來得賢而能文者表之吾死無恨德峻年八十有一克厥家善繼其前人杰亦有文學恒就余討論故知君生平最惠杰之言曰曾祖諱香祖被掠時不知也藥枯樹根食參為曾祖遺強以名焉吾伯祖入衡山時意亦罹於難後吾祖見之長沙相持哭勸之歸曰山中人不可復與人間事矣竟莫知其終可悲也君生於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寅時歿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葬於花江嶺之陽夫承先緒利後嗣士人之大常也若君者則豈可以人事常理必之哉余非

賢而有文者。姑徇君子若孫之請。而具其崖略。以信後人。俾伐石而表於其墓。

書濰縣知縣鄭板橋事

法坤宏

濰縣知縣鄭板橋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奉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寒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廷見。據案大罵。駭錢鹽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脫其帽。足踏之。或捽頭。蹙而驅之出。余曰。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錄其事。以俟採風者。

春秋取義測序

春秋取義測。測孔子竊取魯春秋之義也。孔子之時。禮教衰微。先王經世大法。蕩然已無復存。欲述古以明其義。而徒託空言。無徵也。乃博求當代。大人有禮教之責。諸侯大夫見諸行事之實效。比義類明是非。折而衷之。以立教。而諸侯大夫行事備載。列國諸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秉周禮。文武之舊典。禮經載在冊府。太史職之。是是非非。無敢失周公之遺法。故魯之春秋。雖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而辭約義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考諸故府之藏。可以述往。聖詔來學。孔子獨有取焉。當是時。王室東遷。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魯國積弱。無能自強於政治。其見諸行事。區區國故而外。惟承奉伯主之文告而已。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而史家記事之法。自有文例。君舉必書。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曰。其文則史。所以魯之春秋。雖能有懲惡勸善之義。而其事其文。無關教義。拘於史例。過而存焉者。固已多矣。孔子於是筆而削之。筆其事。文之足為法戒者。削其事。文之無足為法戒者。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其義魯之春秋之義。春秋本自有義。孔子以筆削取之。故曰。取義。蓋春秋之教。主於徵信達道。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說經者紛紛。謂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譏貶當世。隱閔之薨。舊史實書。裁孔子諱其事。改曰。公薨。溫之會。舊史實書。召王。孔子嫌其文。改曰。天王狩於河陽。又謂例當書爵。或黜而稱人。例當稱名。或進而書字。是孔子以己意變亂舊章。創作一部春秋。取義之旨。隱矣。或曰。若然。孔子直鈔寫魯史耳。何以謂之作春秋。曰。魯史以勸懲舉王法。春秋以筆削章聖教。取義之旨。寓於筆削。故曰。作。魯史舉法。而是春秋特筆之以章其是。

如趙盾之忠與州吁宋督之弑同書許止之孝與商臣蔡般之弑同書孔子並取之此義明而亂臣賊子之黨無所逃其誅矣魯史舉法而非春秋特削之以章其非如魯釐公之錫命則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不書蓋孔子削之此義明而假仁襲義之奸無敢僭其賞矣然則誅賞者法也是非者教也法非天子不敢行教雖庶人亦可明春秋天子之事也筆削之春秋庶人明天子之事也故孔子當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知孔子者也若紛紛之論皆罪孔子者也坤宏束髮授經即蓄此疑不揣謏陋為取義測以為孔子作春秋一因魯史舊文有筆削而無改易凡所謂筆者筆其書凡所謂削者削其繁至其義則具見於文事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子亦猶行三代之直道而已矣於戲此取義之微旨也夫

弗如子遺文序

洗月山房雜著二卷吾邑弗如子趙翁所作也翁前明萬曆乙卯舉人性行磊落負奇志義自謂目中不大許可人亦往往不為人所許可孔有德陽登州團萊州翁歷疏城守功罪狀諸闕奏之又奏足民弭盜疏皆不報時國是日非在廷諸臣罕持門戶天變於上而不問民困於下而弗恤翁以老孝廉痛哭陳書未幾果有甲申之變

國朝文匯

卷十

二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殺皇殉社稷。陷君誤國之奸。駢首死岸。假手聞述為

聖主驅除。翁知天命有歸。航海東來。望故國山河。黍離麥秀。欲哭不敢。欲歌不可。痰痛呻吟。假子墨卿偕隱。亡國之音。一唱三歎。有餘哀者矣。翁歿後百有餘年。文孫秀才某。乃於散麓中。拾得遺稿。魚蠹剝蝕。殆已過半。錄存若干首。過余海上。廬求為是正。翁余高祖妣昆黨也。以坤宏之得。備補綴。爰綴數語卷末。用見先朝養士之報。播棄遺黎。不忘君父如是。亦所以屬忠孝云。

辛氏族譜序

人生而有姓氏。而後有氏。姓一而氏不一。古人重姓。則譜斯作焉。記曰。禽獸知母不知父。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別之欲其極。其嚴。聯之欲其極。其親。是故昭穆以別其序也。上殺中殺旁殺。以別其等也。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為祖免。為無服。以別其族也。立廟以萃之。祚土以分之。世系以表之。譜牒以聯之。先王之為此。以親親也。非以為文也。辛氏自萊陽遷渠邱。在前明宣德間。數傳至司馬公。文學功烈。著名竹帛。嗣是奕葉顯貴。為著姓大族。未有譜。蓋貴賤貧富。相視如一。居無以譜為也。入本朝。來生齒益繁衍。然仕宦者少。故散處鄉村。不能舉其氏族。文學某君懼焉。乃始治譜。繼以雲航君。又江峯君佐之。久乃就其義。例有十。最後一

例曰養子譜。或疑焉。余曰。莫疑哉。先是渠邱有辛氏。姓未知所始。寬福公初遷來。嘗與同居。先辛日益微。有依託後辛。求為撫養者。是以有養子之稱。譜也者。所以親親也。人之言曰。兄弟世疏。朋友世親。然人信以為朋友之子。親於其兄弟之子乎。亦猶之惠術也。云爾。或引而近之。或推而遠之。知其所以遠之之義。即知其所以近之之方。昔之人合異姓如同室。今之人等同姓如路人。如辛氏之譜。乃所謂別之欲其極其嚴。聯之欲其極其親者也。合食綴姓而弗殊。婚姻百世而弗通。斯亦無惡於先王之禮意也。夫是為序。

燕市小編敘

松壑先生。丰姿雋爽。富以家學。性嗜酒。醉後為詩。脫穎天成。自其髫年。盛譽藉甚。二東間。壬子秋。遊古厯亭。余從湖上。望見白哲鬚髮而甚口。頽然長衣寬博衣。戴竹簪笠。子負幘。白眼望青天。湖山翠色。照耀眉際。余大異其人。數目之。有識者指曰。此鮒山幼子趙萬君也。亟前與之言。已鼓枻而放中流。不復顧。後十年。寫燕邸。再見先生於友人寓。雖圭角稍斂。而英偉之氣自如。時方釀酒。縱談款枕。賸晚相對。夷然若不屑者。余間投以言。瞿然起。逡巡拜手謝。已乃出。所編燕市草一帙。屬為評定。余聞之。詩以才進。而歸本於學。故學無盡境。詩亦無盡境。先生負不世才。三蹟公車。肆其足

乎已不可於人者畢致於詩詩之境豈庸有不盡而當盛氣無前之餘抑然善下不自滿假乃如是魏冰叔所謂無盡境而有變境也夫盡可期變胡可底先生姑質吾言將以俟他年之再見

敘次宗譜例言

宗譜為始遷祖作也為始遷祖作者稱大宗以治小宗也書始遷志始也自始遷至吾凡十有四世而譜每分四世為一部者服窮於四世也始遷祖自為一部列上方者申東面之尊羣昭羣穆各以班處也特書氏明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次書子明小宗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凡同父之昆季嫡書子庶不復書子者子繼別為宗者也明宗道也大曰支小曰派列書某支某派者小宗之子各自統其屬也明宗統也故特書以明大宗次書以明小宗不書以明宗道列書以明宗統支派以經之世次以緯之凡氏與子與支派與世諸字各畫方為界者變文示例錯舉見義皆以明宗法也其始祖以下不稱一二三四五世者自吾上殺則曰祖曰曾祖曰高祖自始遷下殺則曰子曰孫曰曾孫曰元孫譜為始遷祖作親始遷之子孫曾元不可以世數明也其六世以下遂可以世數名者張晏曰禮服窮於元孫故不得不以世數名也凡族姓年及冠婚以上者皆書於譜成人也有科名封爵者皆書於譜臣

死君子死父妻死夫皆書於譜公舉節烈已經旌表者皆書於譜錄賢也修舉族中公事者皆書於譜錄功也凡吾譜僑居他境者必志其地重出鄉也流寓忘歸者不登於籍重失業也出嗣之子仍系本生者重所生也於所後則書子某者重為人後也死而無嗣則深沒其文以志痛生而未續則歲申其版以徵名凡吾譜續入者必取本名生年月日父諱母氏填注如格式以憑編次詳所自出也干犯名義者不書逃入二氏者不書螟蛉抱養者不書不詳所出者不書防亂宗也

濂洛風雅書後

儀封張孝先生輯宋儒周子迄明羅整庵諸前輩詩凡九卷以為是道學一脈之傳也名之曰濂洛風雅法子讀而歎曰吾於是而知詩之可續也原夫風雅之興起於大道之行朝廷有教化而天下有風俗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安於日用而不知為之者王化陵夷之餘政散民流學士大夫勞人思婦寤歌咏歎之詞猶相與感念懷古低徊流連不忍去王者之教化之入人如此甚深遠也是故雅頌者王化之迹而盛德之形容也成康歿而頌聲息王澤竭而詩不作孔子躬聖人之德不得位不能行其道於天下於是述王化之迹著於人者論為三百篇絃而歌之垂教於將來先王之教存而不廢即先王之澤竭而不竭詩其見聖人之心乎當是時七十子之徒

蓋莫不受其業而自是以降風流益微騷人賦客代不乏人得與於大雅之選者曾不少概見焉非謂無詩非孔氏之所謂詩也爰及有宋道學昌明周程諸子抱堯舜君民之道正心誠意之學思以易天下而不可得曉念古昔寓物寄志時形於篇章以抒其樂天知命閑時憂國之隱嗚呼風雅一脈肇自唐歌變皇際其時姬公鳴其盛尼父振其窮宋儒同其變誦其詩知其人論其世是亦可以觀矣向使採詩者貢之輜軒列之國史吾知濂洛之作可以繼元公幽風之遺使數君子者得志行道奮其經綸雷雨霑被民物播之管絃傳之天下後世安在鋪張揚厲之詞不可以繼清廟明堂之響語云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詩而果可續也微斯人吾誰與歸吾是以讀濂洛風雅而喟然也爰書其言於簡後

書義僕祝曰三事

祝曰三佚其名故相國高公宏圖家僮也明亡相國時已致仕寓會稽野寺中聞變不食家人環泣請不顧已而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於旁進曰大人幸復食飲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領之遂閉目絕粒九日卒相國之支族將軍文燭微時與祝兄弟交命子孝廉某呼祝為文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將軍都統江西孝廉初得舉偕貴家居廣開亭館置姬妾日夜飲酒高會將軍年老思子不時至親友皆勸駕久之未有

行意祝聞之。晨往孝廉飲。倦卧。欬枕使兩女子捶臂。召見。祝坐對牀。都不言。但抗喉高歌。蔡公思子一闕畢。遂趨出。孝廉即日束裝祝隨至南昌。將軍歡甚。贈衣一襲。精於繪事。寫人物如生。嘗為先方伯公作黃山五老圖。方伯贈以詩。鄉人重其義。所至延為上客。

嘯莊先生傳

嘯莊先生諱廷翼。字虞鄰。即墨人。晚慕阮嗣宗之高致。自號嘯莊。世父副都御史瑋。世所稱華野郭公者也。公中年無子。愛先生聰慧。立為世嫡。晚乃舉二子。公連疏權貴。直聲震天下。朝野仰望風采。先生為公充家子。聲稱藉甚。縉紳間公歿。二子方提抱權貴黨。謗譏騰興。先生懼。謀所以自全。乃痛斂圭角。黜聰明。一意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暮雲樓藏書。閉門誦讀。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為一隊座客。以次角。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舁而歸。以為常。乾隆某年。

天子錄用故大臣子孫。先生仲弟廷翥。以孝廉起家。知嘉興府事。幼弟廷翥舉辛酉孝廉。公去世久。謗讟息。先生亦頽然老矣。余嘗以事過飲其家。得觀暮雲樓藏書。飲倦後。先生與客縱觀。任指某書中某事。娓娓道本末為笑樂。先生弟廷翥與余有年。

姪歲辛巳遇於都門。具述平生言。要余作傳。時先生歿已二年餘矣。先生性友愛。念兩弟幼弱。二門百指。皆親護之。仲弟遷江甯同知。負官累不得償。先生毀家以應。卒年六十有七。

法坤宏曰。先生豪邁之性。鬱鬱無所試。一溺於酒。然非習與之游者。烏知先生沈飲之首乎。晉司馬昭歷論朝臣。獨許阮嗣宗。以為至慎。余於先生亦云。

文學李大標傳

大標本名大杓。字斗樞。姓李氏。萊之膠州人。父澗。康熙辛卯舉人。學者稱潛庵先生者也。大標初補金州衛學生。雍正間。裁衛學歸府。改府學生。與兄大樹弟幼樸。皆以文學知名當時。大標累舉省試。不得志。乃頽然遁跡。肆意於聲歌棋酒。與人對奕。爭道不厭。以指甲刮頭垢。默坐沈思。窮日夜。眠食俱廢。風患痔。作則委頓牀蓐。月餘日。不能起。醫戒勿飲酒。輒飲復大醉。終不知悔。竟死。死時年五十有九。自潛庵先生主持吾鄉文教。一時知名高第。多出其門下。潛庵謝世後。生徒散去。大樹幼樸亦相繼歿。大標慨然與其友人冷廷樞宋廷棟法坤宏議。鳩集同學。撰次鄉先生遺文。存吾州文獻。俾後進之士有所矜式。共推大標主其事。會大標卒。事遂已。大標為人。矜許自高。羣居放言。若不可檢。以世法夷考其行。迂謹拘墟。步趨不敢失尺寸。蓋如古狷。

者之流以窮困故不自愛潦倒放佚斷無用於世天何并奪之年也

張孺人墓誌銘

海陽鞠慕周元配張孺人歿以書來徵銘曰昔梅聖俞妻死自傷其貧致書歐陽子歐陽子憐而銘之而謝氏以傳余之貧尤甚於聖俞余妻安義命能忘吾貧終身相對無戚戚之色余媿余妻余妻不余媿也余家既窮空又賦性疏狂經歲奔走家事悉委余妻為長子娶婦余及見之無何子婦卒余妻為續娶及諸子女嫁娶余皆未嘗過問焉余每出外無定期或二三年或五六年最後且十年乃歸吾邑自丁卯戊辰後水旱相仍中家以下皆破稱貸無門薄產久罄盡僮婢走散余妻率子婦力操作拮据以度時月旬日數不再食余自外歸來痛定思痛為念十年以還之遭際竟不忍問余不問余妻亦不言計余妻來吾家四十年與余共晨夕者餘十年耳中間勤苦自將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艱辛撫六男一女俾皆成立未得一日之安而窮困以死嗚呼傷哉吾子貧賤老友也知我久必能信我其叙而銘之孺人萊陽人祖重啟康熙己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父學性舉縣訓導子歸時年二十有三卒於乾隆庚辰年七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二以某年九月初一日葬於城北屏山先塋之次銘曰

國朝文匯 卷十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浩浩者何莊生缶。脈脈者何萊婦語。嫁來貧士百事苦。况值饑驅夫出走。明珠賣了把茅補。七子均勞待乳哺。吾道非邪來曠野。微女賢達吾誰與。擘女荆釵盡墳土。四十年餘愧女負。迂齋銘辭誼深古。予以奠之重泉下。